

和天霍

地藥材



俠義武術長篇傑作

# 大俠霍元甲

廣益書局刊行

民國三十五年 二月新一版

# 大俠霍元甲

洋裝一册

〔外埠酌加郵費〕

\*\*\*\*\*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

著 者 白 芸

出 版 者 廣 益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廣 益 書 局  
上海河南路

分 發 行 所 廣 益 書 局  
上海福州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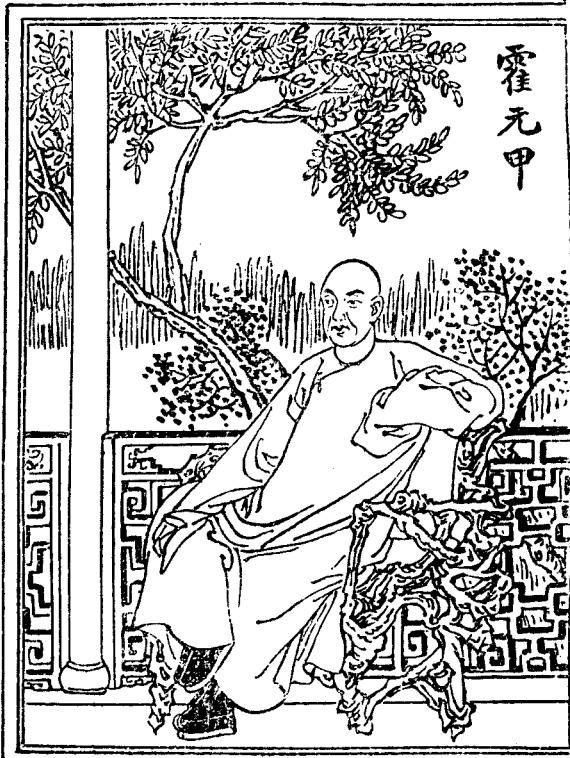
# 楔子

楔子：武俠小說之於今日實是汗牛充棟，市上一般武俠傳說，不是誇張過甚，濫造非非之想像；如飛劍、飛行等等之事，便是千篇一例。讀者讀之又讀，幾有不讀武俠小說則已，讀之則『老是這一套』而且行文結構技巧，都是依照『過去舊例』，味同嚼蠟。作者鑒於上述的陳套，擬用新的方式，寫些俠義約事實。但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寫些什麼呢？經作者再三考慮，纔決定寫清代末葉的有名大俠霍元甲的史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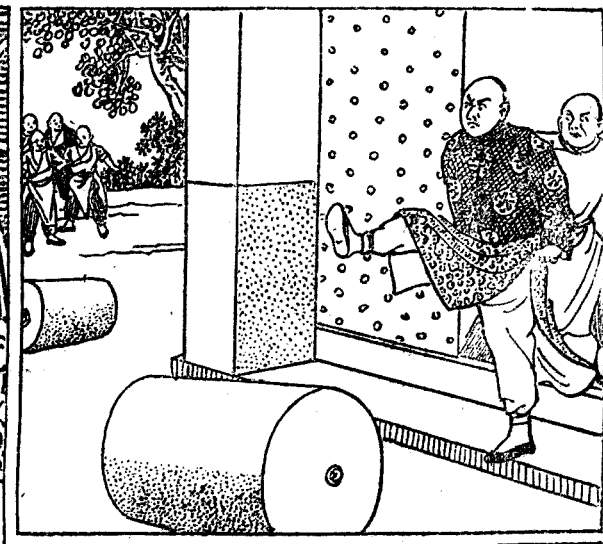
霍元甲是很著名的人物，差不多喜愛閱讀武俠小說的人都知聞的。他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他的一生事蹟，有着許多書本記載着。但大都是轟動國際的大事，那裏知道，他另外有着一番平日私生活的驚人故事，很少記載，是以搜羅關於霍元甲生平的事蹟，用新的方式，將故事化成片片短篇，每次一篇，用筆不敢襲取舊套陳套的公式。

作者當然不敢稱頌自己的新嘗試是能超過一般舊方式的。但是作者始終抱持不涉陳套，生動活潑爲主旨。一切的佈局行文當然也用不到『却說』、『且聽下回分解』與『言歸正傳』來做幌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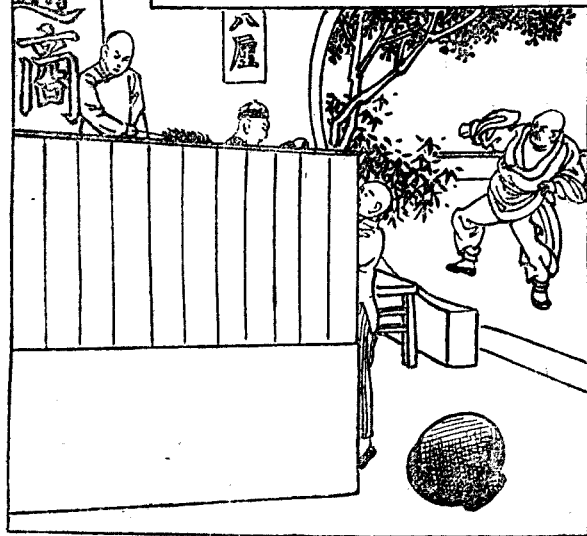
霍元甲



施神威 辱宵碎膽



通  
高



展小技 惡僧喪魂

二

俠義武術  
長篇小說  
大俠霍元甲目次

第一篇	施神威羣宵碎胆	展小技惡僧喪魂	一
第二篇	纖手一指洞石天驚	雄步經踐履痕陸沉	七
第三篇	不平鳴拔刀相助	曉大義解釋同仇	一三
第四篇	追蹤跡糞尿橫飛	雪前恥玉石成粉	二一
第五篇	微語用武同伴飛刀	略施神技懲兇戒惡	三〇
第六篇	神目如電去大患	吐氣若虹解私見	三九
第七篇	呼腥風喚血雨妖邪摧生靈	招刀光弄劍影意氣壯山河	四八
第八篇	夜半飛頭豪客留名	古堡濺血英雄大義	六一
第九篇	惡叔欺貧殃及綠林	孝子行竊騷驚海上	七二

俠義武術  
長篇小說  
大俠霍元甲

第一篇 施神威羣宵碎膽 展小技惡僧喪魂

東方透露出乳白的光芒時，山東長順街正靜寂地還像入睡的光景，家家店鋪閉着門，這時大街的西北方，正在新築寬闊的道路半放着二個長及三丈，五人圍大的重約五百多斤石滾，大概是築馬路用以壓平石子的傢伙，有一大羣人亂動地推着，直推到面朝東南的那片招牌上寫「霍大和堂藥材」的新開市的大藥鋪子門首，又費力地把它直豎起來，又把另一個石滾也照樣豎在那家藥鋪子門口，石滾的周圍本來很巨大，給二個石滾豎在門首，當然這藥鋪子的門是給塞住了的，不能入。那羣人做完了這事，個個拭汗喘氣彼此望着笑了一笑，慢慢的走去。

原來這些人是當地的潑皮，平日專以欺善索詐。逢着人家有事，他們便上去拿什麼利市錢，這次長順街上新開了這麼偌大的藥鋪子，但是沒一個人敢上去拿這利市錢，原因是聽得這家藥鋪子老闆叫做霍元甲的，很了得，不敢去惹他，這些潑皮心裏總是不服，又不敢上門去較量，大夥兒商議了一下，於是決計買弄這惡作劇，把那樣巨重的石滾塞住了那藥鋪子的大門，看他怎辦。大夥兒費了一夜的勞苦，纔幹好了這工作，好了得，那兩條石滾，豎立在霍天和藥鋪子大門首，竟像兩條通天石柱一般，休想撥動得分毫。

「小二，不是咱地壁龍吹牛，我想法兒，準不會錯的，管他是媽的大力士，這麼大的二條石滾豎在他

的門口，要他大半天的生意沒法做，任他是大力士也休想動得一點點兒，不說別的，祇要那石柱倒的下來，就是你銅筋鐵骨的金剛也得成醬。」那個叫做地壁龍烏興的潑皮，不住的揮着的破毡帽對那些人說，那些人聽到了隨着哄笑，快樂得什麼似的。內中有一個渾名喚做小青蛇的李三却把手亂搖道：「你們別以為得意，就是他這次吃了我們的虧，下次給他探聽知道，跟我們過不下去，那我們怎辦？」地壁龍聽了不高興地道：「你懂的烏！你不去給他顏色看，他會睬你的鼻子？」小青蛇不服氣地道：「你看了他顏色看，他不要跟我們作對？」地壁龍道：「他跟我們作對，有什麼？他是開着藥舖子的老闆，我們是個打赤膊的光棍兒。」小青蛇道：「他會不許我們在這兒，把我們趕出這兒。」地壁龍聽了，不由哈哈大笑道：「你實在是太傻子，這恐怕不要他來趕去我們，我們反要把他弄倒了。」小青蛇有些奇怪起來問道：「你怎說他怎會給我們弄倒？」地壁龍鼻子裏哼的一聲道：「他是個有名的什麼大力士，到這兒來開設藥舖子，自己的門口給人豎了二條石滾，連生意都做不成，不是給人好笑嗎？他的名譽，還能保得住嗎？」小青蛇覺得是不錯，可是他的心裏總恐霍元甲這人是怎樣兇眼惡辣的，又道：「你的話雖不錯，我正恐他會因此對我們過不下去呢。」地壁龍道：「你這人也好笑，咱們白天吃日頭，晚上吃露水，他來找我，咱們和他還拚不了。」兩個潑皮就這麼爭論，天時不覺已逐漸大白，太陽也昇了起來，家家店舖子也在開市，這時霍天和藥舖子裏的霍福老家人已經起來，漱洗完畢，喊着店夥起身。店夥還睡在夢裏，給他喊了一陣，也都起身。他老人家獨自先去開店舖大門，不料兩手拉開大門，竟見門外堵住着石壁也似的東西，瞧不見門外的景物，用手去推一下，如同生了根一樣，心裏想道：「奇怪！是誰跟我們開的玩笑，一夜天竟砌起一垛石壁。」細細一瞧，用手摸了



一會纔知道是二條石滾，禁不住嘴裏喊道：「你們大家來，是誰跟我們作的惡，那怎麼安排呢？」店夥們聽到他的喊聲，知道出了岔子，都走來瞧，大家見了，祇是議論沒奈，霍福與店夥們商議了一會，知道這定是當地的人，因為知道咱少爺有拳棒，特地開的玩笑，於是不得不去通知少爺。

霍元甲自從到這兒來開設藥鋪，爲了張羅一切，煞費神思，剛纔開市了沒多天，正需休養，晚上又料理店務，所以早上起身較遲，這天正巧醒來，見老人家霍福神色慌慌的走進房來，心裏不覺突然一驚，以爲店裏出了什麼大亂子，當就問道：「霍福，你幹嗎這樣清早慌慌忙忙的？」霍福也許走路走得太急了，氣喘喘地道：「我起身去開店門，不知那個把二條壓馬路的石滾豎在我們店門口，門口也給堵住了，不能開市。」霍元甲聽了，呆想了一會，立即起身道：「我去看看來——」說着大踏步走到店堂，見店夥正在議論，霍元甲隨即吩咐他們各自照料開市，自己走去大門口，只見大門開着，門口像砌起一垛石壁也似的堵住了，他不由鼻中哼出一聲，飛起一腿，把一個石滾踢起如球一樣的給拋出丈來遠的落在東邊，又是一腿，另一個石滾照樣的落在南邊，那些潑皮正遠遠的瞧着，地壁龍和小青蛇還在爭論的當兒，給石滾落地的重量震動而驚異，那些眼見石滾飛拋出來的潑皮，都嚇得半晌說不出話來，小青蛇把眼皮一翻道：「地壁龍，你別說得太得意，你瞧——」地壁龍回頭一看，兀自說不出話來，小青蛇道：「這回子，你這地壁龍恐怕要變成地壁蟲了。」衆潑皮互相咋舌，一哄逃散。

再說霍元甲踢去了石滾之後，回房去漱洗，店裏的夥計們都看得呆了，一時大家私論不息，把這事當作談話資料，不一會，這事傳遍了市上，大家都爭來看這石滾和藥鋪子，霍天和藥店的門首圍着大羣的人，

好像要看出些究竟來似的，這時從人羣中走出個漢子來，直向霍天和堂店中闖進，操是北方口音，先作個揖道：「請問這兒是不是霍大官人的店鋪？」霍福站在店堂裏，聽到了立即出來回話道：「是的，敢問大爺是從那兒來的？」那漢子道：「我是濟南府城劉大爺派我來的，有些話兒要跟霍大官人相商。」霍福道：「哦！是劉大官人那邊的請進來談談。」當下霍福進裏去通報，外面自有人招接，接着霍元甲從裏走將出來。那漢子見了，先作了個揖道：「我家劉大官人說多多拜上霍大官人。」說時呈上信件，霍元甲拆開看了，很覺得奇怪，因之問道：「劉大爺不知有什麼要緊的事，這樣的急不待緩？這信又不曾寫明，你可知道嗎？」那漢子呷了一口茶道：「我家劉大爺向來——不會惹事的，不料近來有一個和尚來我們店裏說也那和尚十分了得，只是手裏一個大大的鐵木魚也重得可以，放在我們店櫃上，強要化緣一萬兩，少一文也不與我大爺因為他這樣胡擾，知道有些來歷，不敢通知縣府，他又說什麼；你們的親戚霍元甲叫他出來，我一文也不要化，所以我家大爺使我來見。」霍元甲聽了吟哦一下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那頭陀為什麼要指明我呢？」霍元甲回頭去見霍福在傍就問道：「霍福你知道嗎？爸爸生前雖是有名的拳師，不免和人在拳腳下結些冤仇，可是平時很少聽到有什麼和尚頭陀的人，而且我自己也沒有與和尚頭陀交手過，差不多除了那次北方姓杜的到我家來較量，我試了一下身手，折斷了他的腿之後，也沒有下過更重的毒手。那頭陀怎會說出來呢？就是他要找我也何必到劉大哥那兒去，他又怎麼知道我和劉大哥有親戚關係，而上那兒去叫出我的名兒呢？」霍福道：「說倒也奇怪，我在老爺身邊跟隨了好多年，也沒有和頭陀接觸的，就是那年老爺保鏢在芒碭山和那山寨裏的大王交手，那大王也是個好手，是個道士，却也不是個頭陀，我看那

頭陀一定有些來歷。」霍元甲點了點頭道：「唔——要不是他先是在家的，後來出了家，這也不要去管他。既然指着我的名，我當然要去會一次，或者是舊相識，借此欲見，也未可知，但不知那頭陀大約多少年紀，他的鐵木魚有多大？」那漢子道：「這頭陀有了四十歲模樣，矮矮的五短身材，眉粗目大，十分兇狠，說起那鐵木魚也了不得，我們店裏有一個夥計，平時也喜愛拳棒，百多斤的石担一舉就是，那天用兩手去推那鐵木魚，也休想移動分寸，那頭陀却每天早晨來，近晚去，把鐵木魚提來提去很不費力似的，好像拿一只普通的木魚一樣隨便。他把木魚接來放在店櫃上，便自顧在店櫃下打坐，你則必須茶飯時候他。他說你們店裏有人把鐵木魚把來丟在地上，他也不再來了。」霍元甲聽了怒道：「那賊頭陀也太可惡了，竟敢如此誇口。霍福，你留心照顧着店務，我跟他去了就來。」霍元甲站起身來入裏略略收入了些東西，好得這兒離開濟南府城不遠，祇須一天的路程，那霍福是個謹慎的老頭兒，當然不免關切了主人些話。霍元甲雖然是三十歲的年青人，可是遇事審慎也不粗莽，自己平日除非別人來惹他，無法避免纔出手，可以趨避，他總不肯仗着自己拳腳去惹事，就是有人要和他較量，他也是十分歉讓的，一絲沒有年青人的意氣。當時在下午時分，霍元甲和那漢子立刻動身，路上很是迅速，阻攔了一夜，到了明天午刻就到了濟南劉家的莊門，劉士興聽得自己表親霍元甲已到，趕忙迎入，拜見了內眷，便各自問候一番，便談起頭陀的事。劉士興道：「這頭陀來得正也奇突，我們問他詳細，他只是笑笑，也不理會你，每天儘是茶飯的侍候他。我們典當舖子裏也沒有人敢進來質典，見了那頭陀的模樣兒，就可怕起來。」霍元甲道：「他除了那天說我的名字之外，還說別的名嗎？」劉士興道：「沒有，沒有。他後來多天見我們，奈何他不得，他說我們店裏徒有那樣霍元甲的親戚的名。」

聲，不料店裏都是裝飯的飯桶，連一只木魚也丟不下店櫃。所以這鐵木魚定要當一萬兩，少一文不行。」霍元甲道：「他現在在典鋪子嗎？」劉士興道：「現在正在那兒。」霍元甲道：「那麼我們就去吧。」劉士興道：「忙什麼，我們不在這裏吃了午飯去不遲。他每天要到傍晚纔去哩。」霍元甲道：「現在吃午飯還早一點，去了再來。」劉士興知道他的脾氣，說着就做，執拗不過，便起身和他同走。說到典鋪子，祇有相隔一條街，轉灣抹角的便到了，那典鋪子大牆上，寫着一個好大的當字，走進大門，霍元甲一眼望見大天井的簷下，在店櫃邊，有一個粗眉大目的頭陀，閉着眼打坐在那兒，劉士興努了努嘴向霍元甲示意，霍元甲點了點頭，那頭陀正閉着眼沒瞧見，當下劉士興伴霍元甲從典鋪子邊門進去。原來當時典鋪子有一字櫃和品字櫃之分，用以區別的就是店櫃，一字櫃是資本雄厚，任何貴重價值的貨物質當，店裏不再拒收，品字櫃櫃檯可以推託。劉士興是當地豪富，開設的當然是一字櫃。所以由前門是不能走入店堂的，必須從邊門進出，霍元甲和劉士興走進店堂，一眼見門柱邊插着根鷄毛帚，霍元甲便把去握在手裏，邊急步走近店櫃，邊說道：「劉大哥，你怎麼不管事，讓店櫃上灰塵積得這麼多，又放着這個黑漆漆的大東西礙手礙腳的幹嗎？」說時，將鷄毛帚直向櫃上亂拂，蓬的一下，把放在櫃上的那只鐵木魚拂了下去。那頭陀驚覺了，睜開眼來站起身來，見那面清目秀，氣宇不凡的三十多歲書生模樣的手提拿着鷄毛帚還在櫃上亂拂，禁不住問道：「動問施主貴姓名誰？使貧衲十分折服。」霍元甲含笑道：「不敢，在下霍元甲便是。」頭陀聽說趕忙俯身拾起地上的鐵木魚道：「好！好！待三年貧衲再來拜訪！」說着大踏步走出門去。

## 第二篇 織手一指洞石天驚 雄步經踐履痕陸沉

時間將近晌午了。

院子裏的芭蕉樹靜穆地搖曳着，發出細微的聲音。陽光從屋簷下爬進客廳上。那一間二廂的中間，安排着精緻寬大的廣漆檯椅，整潔的方磚地，正踱步着一個健壯的少年，瞧他的臉容，祇不過是個廿多歲的年紀，但是從他雄闊的肩膀和眉目間隱藏的氣概，一望而知是個不平凡的人。

他 名字叫做周奎，這天正因寄信到山東長順街霍天和堂藥材鋪，霍元甲表兄處已有好多時，還沒有見他來這兒。百無聊賴地在客堂上閉步。偶然聽得巷外馬蹄驢鈴，他總是留神靜聽，反裁着雙手，走去客堂屋簷下望着，等到蹄聲鈴音去遠了，纔失望似地悵然仰對一碧長空，噓了一口氣，好像無限的悶窒似的。

他呆了一會，看看時間快要吃午飯了，這兒還是那樣寂寞。他想再脫去外衣到功房裏去練把式踢腿，正想返身回客廳裏邊進去，忽聽得大門外有人在敲喊，心想要不是表兄回來，但他總有些猜疑，因為沒聽到馬蹄驢鈴聲，心下一打算，脚步也變得慢了。正走去大門，却見這兒霍家的僕人霍升迎面走來道：「表少爺，有一個姓佟的客人要見。」周奎一眼瞧見，門外正兀立着一個壯漢，粗眉大眼，領下稀落的幾根短鬚，身材碩大，立在那兒好像一座小山似的，便說道：「他要見誰？」霍升道：「他只是說要見這兒主人。」周奎吟哦了一下道：「好，你就請他進來。」霍升聽說便去引領，待到院子裏，周奎便迎上前去，拱手謙虛道：「不知

英雄到這兒有何見教？」那漢子望着周奎笑道：「你要問我嗎？倒說不出什麼理兒來，只是聞得霍家的好拳棒，想來討教一下。」周奎聽說知道來人不是好路，便更和顏悅色地道：「霍家的拳棒，只是薄負虛名——」那漢子不待周奎說完，便大聲地道：「請你別扭扭孌孌的儘做娘兒氣，咱不愛睜這麼的樣子，還是爽快直直的大家你一拳我一腿吧！」周奎覺得來人粗獷得很，無理可喻，心火起來，恨不得給他一下苦趣，但自己經歷所見也多了，恐怕自己抵他不住，反吃了虛，所以耐了心火，平聲靜氣地笑道：「英雄何故如此，不妨到裏面請盞茶兒再說不遲。」那漢子道：「不必不必！咱自家兒在寒裏喝了五湖四海的水來的，怕還會口渴？」周奎道：「英雄既不口渴，那也不客氣了——」那漢子不煩耐地搶着道：「對不起得很，咱們別多說了，我聽說霍恩弟死了後，他的小兒子霍元甲很了得，從前北方大名的杜某打折了腿，又接連做了很多驚天動地的事，名兒正響透了半天，咱老修雖是個無名的小鬼，可是小鬼也要來碰一碰這金剛，看他是不是三頭六臂，今天見了，却原來恁這麼扭扭孌孌的娘兒氣。」周奎道：「你別纏錯了，咱不是霍元甲，是他的表弟。」那漢子道：「你不是霍元甲，那麼霍元甲到那兒去了？」周奎道：「他到外做買賣開藥鋪子。」漢子道：「那麼他什麼時候回來呢？」周奎暗想，這種人是粗莽的傢伙，看他的神氣，大家也沒有什麼深刻的冤仇，不過爲了一些無謂的妬忌而產生的賭氣，倒不如哄了他一聲，讓他死了心，過了一時，自也不再尋事了，便道：「他是沒有一定的時候，有時候一年不回來也有的。」漢子聽，暗自忖思，霍元甲既是這樣難碰，也得留一點痕跡給他看，也不枉這一趟，不如把這個人做晦氣，打傷了做榜樣，便道：「那麼你既是霍家的親戚，想必也拳棒了得，不妨就替代了霍元甲可客罷。」周奎連忙推辭道：「不敢！不敢！我那能代替他會

客我祇是知道些蹩腿玩耍的小技兒，怎能在英雄之前獻醜。」漢子道：「別太客氣，咱們就作算來玩玩便了。」周奎只是謙遜不肯，那姓修的漢子堅執要與他較量。眼看那姓修的脾氣越來越暴躁起來，好像再不和他交手，他就要下手似的。周奎眼看這形勢是免不了自己出手，便一拱手點頭道：「既然承蒙英雄這樣的不棄，小可只得奉陪，只是多望照顧些兒。」他說完隨手脫去外面的長衣，回頭瞧見霍升在傍，便把長衣交給了他，將短褂上的帶兒搜緊些，整齊了一切，站開在一邊。見那漢子也早卸去了外衣，正站在一傍，彼此望了一望，那漢子也不客氣，一箭步趨上前來，舉起兩手，各起兩個指頭，直向周奎的兩邊太陽穴裏截來，這手脚的名兒叫做「鐘鼓齊鳴」。要是給他打着了左右太陽穴裏，都是空空洞洞的，給打了個大窟窿，休想活命。周奎見來勢兇猛，便一俯身使個「推窗望月」的姿勢，去兩手解開，於是一來一往，只見拳來腿往，煞是好看。兩人在大院子裏的石版上，竄東跳西，毫無聲息，看得霍升和纔由裏邊走出來的一批僕人眼花起來，好似蝴蝶穿花。不一會，只見那姓修的漢子飛起一腿，正踢向周奎的下部，周奎趕忙一閃，已帶着肩頭擦過，周奎只就地一滾，那漢子以為得計，冷不防周奎翻起身來，在他背後一個「金剛掃地」的姿勢，把那漢子打倒了。兩傍僕人見了，齊聲喝采，周奎趕忙去扶那漢子，不料他失了面子，正慚恨無地，見周奎上前來，以為不是好意，便使個「裙裏窩窩腿」看得切近，忽然飛起一腿，周奎虧得有準備，往傍一閃，伸起右手一托，接住了他的腿，只這麼使勁一抖，只聽得輕輕拍的一聲，眼見得那漢子的腿骨已給折斷了，那漢子吃了痛，撲在地上，側頭來向周奎望了望，道：「好小子，算你了得，少待會兒，要你好。」說着忍痛爬起身來，周奎見已無心結下了冤仇，也沒法解釋，只得聽憑如何，嘴裏說道：「這只是誤會，小可本來不願交手，是你堅要小

可陪伴，拳脚無情，休怪！休怪！」那漢子以爲周奎在譏諷他，嘴裏只是道：「好好好！」周奎一邊吩咐僕人，扶他起來，自己便逕向客廳裏走了進去。那些僕人便二三的扶他起來，出了大門，便拋下不顧。那漢子折斷了腿骨，痛切齒噬罵，自己忍了痛楚，呻吟地昂起頭來，見滿巷的陽光，顯得十分軟和，便扶牆摸壁，出了巷頭，自己雇了驢車去了。

待到隔日的黃昏時候，周奎正爲了昨天把那個姓修的漢子，打折了腿骨，無端種下了仇恨，和霍家的內眷談了些時候，便來到書房裏，想找些書來消遣，見那窗外遠處樹頂上的烏鴉，在天空中徘徊飛翔，發出難堪的鳴叫，好像觸犯了他的怒氣似地，他趕出去，想把那只善於打獵的鷹放出去，但一轉念，又似乎不忍起來，反把書也不高興看了，便反背了兩手，踱步到大門口閑散。只見巷裏靜靜的，稀有人來往。原來這條巷是很闊大的，裏面住的人家，都是些大戶人家，所以連白天也進出的人也很少。周奎低聲嘆氣地道：「怎麼表兄還不來？有好多事正待他來解決，這兒我也住得太悶氣了！」正在這時候，忽然從巷口走進一個服裝奇異，健步如飛的婆娘，看去年齡大約快有三十七八歲了，在他兩眉之間，正隱藏着無限的殺氣。使周奎十分注目，只見那婆娘東張西望的正巧走近自己門前來，對門上看了一遍，出聲問道：「請問這兒可是霍恩弟的宅子？」周奎見問便道：「不錯，正是霍恩弟的老宅子，不知有何見教？」那婆娘道：「這裏面有個霍元甲的表弟，這小子在不在？」周奎見來勢不佳，想自己向無冤仇，要不是昨天的事發作了，思忖冤家宜解不宜結，但是昨天打傷了人，必不肯甘休，還是避躲一下，便道：「哦！那周大官人是這兒的親戚，來去不定的，可巧這時候出去了。要是你在上午來，也遇到了，不知有些什麼事情，可以告訴我？」那婆娘也是個粗心的



人便不加思慮地道：「嘿！這小子也懂得逃走嗎？」周奎只做不知道：「請問什麼逃不逃的，難道周大官人  
和大嫂子有什麼過不下嗎？」那婆娘兩手叉着腰道：「你也別假惺惺了。」周奎不覺吃了一驚，以為她已  
認破了自己，便道：「大娘子說話別寬了人，小可委實不知。」那婆娘道：「你還不知道嗎？昨天那霍元甲的  
表弟，代着霍元甲會客，把老娘的官客打折了腿骨，現在我特地來這裏和那小子較量一下。」周奎作色道：  
「哦！是不是昨天有位姓佟的英雄，和周大官人動手的？」那婆娘點了點頭。周奎道：「我也知道，聽說周大  
官人起初不肯，後來那佟英雄偏要與周大官人交手，周大官人推却不下，纔動手的，不料一下不留神，損傷  
了他。」那婆娘望着周奎道：「那麼你是這兒什麼人呢？」周奎又以爲她瞧破了自己，忙掩飾道：「我是這  
兒雇用的賬房。」那婆娘聽了也不猜疑，說道：「好！這也罷！」那婆娘說着，忽地一縱身，跳上去一手攀住門  
牆上的屋角，去一隻手，伸出兩個指頭，望準門牆上原塊大石彫出的石人像上，將石人的兩目挖出來，一個  
鷓子翻身，又輕輕地落下地來，把兩粒石目托在手掌裏，向周奎說道：「煩你轉告那霍元甲和他的表弟一  
聲，說姓佟的老婆會來過這裏，這兩粒石人的眼珠，就當做拜帖。」周奎見了暗自吃驚，正想幸虧自己機警  
不會和她說明動手，要不然，今天就是沒有意外，也要受到大虧了，嘴裏只是說道：「我準定替你告訴他  
們。」那婆娘道：「你回他們說，他們是好漢子，有胆來，離這兒東邊百廿里路有座大村莊，門前種着幾株大  
柳樹的院子，叫他們問姓佟的就是了。」周奎伸手接過兩粒石眼珠，連連答道：「知道了。」那婆娘鼻孔裏  
狠的一聲氣，便向巷口走去了。

周奎目送她去了之後，回身進裏面去，暗忖今天幸得我自己來大門口閑眺，要不是怎能推託，早給僕

人們說穿了，豈不是多受麻煩了。一邊思量，一邊望着薄暮籠罩下的大院子中走去，湮沒在寂靜的空氣中。隔了好多天，霍元甲回來了。周奎止在大院子裏灌花，見大門口霍元甲直嚷進來道：「少爺回來了！」周奎趕緊迎上前去，却見霍元甲施施地走進院子來，大家見了不免互問一番。霍元甲同他入內屋去見了家裏的人，回出來和周奎談些要事，周奎當把所有的事交代明白後，於是說起自己在這兒和一個姓佟的交手情形，以致他的老婆尋仇，並且把兩粒石眼珠取來與霍元甲看。霍元甲見了不由發怒起來：「他們自己無端來尋事，又下毒手，別人打傷了他，他的婆娘竟敢來這兒大門牆上顯能揚威，把大門牆上的石像挖了眼珠，還不是就是挖了這兒主人的眼珠！咱們霍家從不會有人敢來這兒如此猖狂，不給他們些顏色看，倒咳！天下人恥笑。」周奎道：「那婆娘臨走的當兒說明了他們的下處，叫明我們去會他們。」霍元甲道：「好吧！就是明天我和你兩人去那兒會一會。」當日無話過了一宿。大清早霍元甲便起身，同了周奎，兩人雇了輛驢車直向那婆娘所指引的地方去。

時到下午，霍元甲和周奎已到達了那村莊，找到那裏，就瞧見一座院子門前有幾株大柳樹。霍元甲也不問，徑自闖進那院子裏來。見院子裏只有一個老婆子坐着，冷清清地，好像裏面沒有什麼人家住着。周奎上前去問道：「請問老婆婆，這兒可有姓佟的人家住着嗎？」那老婆子坐在一把竹交椅上，手裏握着一根木杖，那副龍鍾的態度，好像給風吹了要倒的樣子，耳朵似乎聾了似的，只是呆着。周奎再三大聲的問了。纔喃喃的道：「唔！那姓佟的夫妻倆個嗎？聽說那男的給人打傷了，女的昨天和男的一同醫傷去了。」周奎道：「有

子也不作理會，嘴裏只是嗚嗚地像在唸什麼經卷。霍元甲和周奎待了一會兒，見沒奈何，處瞧那院子的四圍，也沒什麼動靜。霍元甲再走到老婆子跟前道：「老婆婆，難道他們走的時候，沒有跟你說什麼話？」那老婆子似乎纔把經卷唸完似的，奇怪地望着道：「你兩位客官倒也好笑，我們是鄰居，也不知道詳細，那裏知道他們什麼時候回來。」霍元甲聽了，也不則聲，運動全身工運，邁步的在這大石板舖的院裏走了一圈，見他脚步起落處，那石板給踏了粉碎，印陷下去，成了一個個深深的窟窿。他走完了一圈，纔和顏悅色地向那老婆子說道：「對不起你老婆婆，待他們修家的夫妻回來時，代我告訴一聲，咱霍元甲已來拜望過了。不信時，你對他說有院子裏的脚印留着。」說着他一招手，同着周奎，兩個兒走出門去，跳上驢車，向那遙遠的途徑上駛去。

### 第三篇 不平鳴拔刀相助 曉大義解釋同仇

是黑夜的時候，興隆客棧門前的燈籠在秋風細雨中，亮出給風雨剝落了模模糊糊的「興隆棧」三個紅字。燈籠的光芒，亮出尺來遠的光，遠遠望去，那一團光圈微弱得有些陰森森的恐怖氣氛。

這是本省城的要道，但是地臨山脈，夜來十分冷靜。過路的客商，來不及趕到省城的，便都在這小集鎮上打算宿夜。這天因為連天陰雨，過路的客商很少，小二哥便冒雨站在門口招攬那些過路的人，可是這集鎮上好像入了睡似的，却稀有人來往。

小二哥正候得心煩，忽然見前面一個年輕的漢子，急匆匆地從黑暗裏盡頭走來，待得將近門口，小二

哥立即上前去招攬道：「大爺，要不在這兒宿了一夜，明天再趕路吧！」那年青的漢子，在他清瘦的臉色上，帶着一股驚慌的神色，不住的向小二瞧了幾眼道：「店家，我借宿到不要，不知道可有什麼地方雇得到大車嗎？」小二道：「現在一輩趕腳的都睡了，就是驢子也都奔了整天的，畜牲也恐怕跑不來了，前面過去是荒郊，那處太松林裏，說不定黑夜中出沒些歹人哩！」那年青的漢子，臉上現出爲難的形狀，吟哦了一下道：「這麼說來，就在這兒宿一晚罷。」小二聽說便引他進去，到了一處小房間裏，小二趕緊忙着添燈油，沖茶水，燃亮了火光，便出去。這客店的房屋，原是這小集鎮上的平常住屋，所以房屋的構造跟人家住屋一樣。當下小二走出房來，便見大院子裏闖進一個壯大的漢子，粗眉黑臉，領下繞濃鬚，圓睜着眼，兀自嚷着：「店在那兒！」小二迎笑上去搭話：「大爺，可是要個房間？」漢子道：「不是要房間，我且問你，剛才可有一個年輕的瘦漢子到這兒住宿？」小二聽話，發怔了一下，暗自忖思：這個傢伙，定是歹人，便搖頭道：「不會有過，這幾天連朝陰雨，這裏已好多天沒生客來住了。」漢子道：「店家，你莫說謊來騙我，難道他會上了天嗎？」小二道：「實在的，我們這兒却沒有這樣的人。」漢子道：「好傢伙，你說得乾淨少停會兒，給咱們找到了便不饒你。」小二道：「小的委實不知，要我怎樣說呢？」漢子道：「你不知道少停停就要你知道。」漢子說着，惡狠狠的返身便走。小二呆怔了半晌，纔回身向那剛纔來宿店的年輕漢子房裏去，到了房門，見那青年已關了房門，便用手敲着門道：「開一開門啦！」裏面回道：「店家，有什麼事？」小二道：「有緊要話問你。」裏面的漢子聽了懷疑起來，以爲這店頭是黑店，心下一虛，身子顫抖起來，不敢來開門，小二待了不煩耐，擂門擂得更急了。那漢子沒法，便開出門來，小二踏進房門，見那漢子嚇得臉上呆現着灰白的顏色了。小二知道他

在猜疑，便解慰似地說：「放心吧！這裏已是老店了。」漢子道：「那麼店家有什麼話兒？」小二道：「沒有什麼別的，我可問你，你一路上可有什麼銀子露了眼？」漢子道：「我是到窮得不銘一文的人，那兒來的金銀。」小二道：「你既沒有金銀，那麼可有什麼仇家？」漢子道：「我素來不去惹人，那兒來什麼仇家！」小二聽了，心下奇怪起來，心想：這漢子來投宿的時候，形色很慌張，加之後來那大漢說明是他這個模樣，時候又相差前後沒多時，定必那大漢在後跟蹤追來，這漢子也未必不知道。便道：「既然不肯說明，那麼也不關咱們的事了。」漢子聽了着急道：「店家你怎樣說，關你不關你的——」小二道：「因為剛才有個黑大漢，大概是跟在你後來的，他向我問你這麼模樣的人可會來我家店裏來宿店，我回他不曾，他不信，恐怕待會兒還要來呢。」漢子聽說驚慌起來，哀求道：「店家那……怎麼辦呢……能救我則個可有我避的地方？」小二道：「你不是說沒有銀子露眼，又沒有仇家，怕什麼！」漢子急道：「店家你千萬替我想一下法子罷，不瞞你說我實是苦了……這性命看去要保不住了。」說罷便哭將起來。小二笑道：「你一忽兒說沒有一忽兒便急得哭起來！現在也不是說話的時候，恐怕那大漢就要來了，快跟我來吧！」漢子也不停留便跟隨他到裏進房屋去，彎曲的到了裏面，小二引到正中的大間裏，向漢子道：「你且住會兒，我去跟我們主人說了你再進去。」漢子點頭，只見小二走進側廂門裏，一會兒走出來向他招手，他便隨着進去，見那是一間寬大的邊廂，壁上的油燈燃得光亮，現出交叉掛着兩枝劍，佈置得又像書房又像臥房，一個鬚髮蒼白的老年人獨自坐着，見小二引着漢子進來，笑嘻嘻的道：「客官受驚了，本來近年這地方太不安靜了，時常出沒強徒，就是官道上白天也要打劫呢，不知你在什麼地方露了眼。」漢子道：「我是隨從江蘇省販珠寶折了本，前日

遇到熟人聽說母親將病死了，借我所剩三四百兩銀子去做賣買，不知道在那兒露了眼，前天傍晚我在路上已有幾個不像樣的人老跟着我，我見機想逃避，不料那幾個人在無人處便抽出刀來嚇我，幸得那時過路人還多，他們見我喊，又恐人們聞聲趕來，便不會下手傷害，我便一路躲避，那裏知道剛纔聽得店家說有一個黑臉大漢說明我的模樣，知道又出了岔兒，望老丈救我……」老漢道：「你且莫着急，我實在告訴你了吧！本來我也是綠林中人物，但是年輕的當兒，殺人太多，年紀大了，倒想洗手不幹，當時一班手下不肯，所以我與他們拚了一下，獨自隱退，要是他們來這兒，找不到這房屋的。」漢子道：「這麼說來，老丈的恩德我是不會忘却的。」老漢道：「這那裏話！」漢子道：「不知老英雄姓甚名誰，好教我以後報答。」老漢道：「客官那裏話來，這些事還說得報答嗎？老漢姓赫名天雄，在綠林時因為我背有些駝，人都稱我做鐵背駝龍的便是，請教客官姓名。」漢子道：「我姓陳名晉卿。」如此二人談談說說，不久便都睡了。

小集鎮在荒野的中間，入了夜，為沈沈的平靜得一切像死去了似的寂寞，加之秋風細雨，那些小店鋪子早閉了門，祇有一圈漆黑。

在半夜時分，忽然那小集鎮上燒起大火來，一時火光燭天，劃破了黑暗，哭喊的紛擾聲衝破了平靜。街上多的是批騎着馬的強盜來往地搜劫。一個首領模樣的強盜在馬上，臉孔被火光閃耀着，眼眉燒得好大的火，捋着鬍鬚仰天哈哈大笑，回頭對傍邊幾個強盜說道：「兄弟，今天要是不湊巧，怎會把這老賊種找到！」在他背後一個臉上生看一大搭黑痣的強盜，把馬韁拎了一拾道：「大哥，就是說那小賊種吧！據孩

「一燒不怕這老賊不出來送死，不然也得燒死了。」那個爲首領模樣的強盜道：「這老賊在當年好了得，咱們大哥不是喪在他手裏的嗎？後來我幾次想報仇，但是總遇不到他，後來聽說他已洗手不幹了，想不到今天偶然的給我知道了。」小鬍子道：「那老賊人稱鐵背駝龍，今天遇到了大哥賽金剛，宋越他就沒命了。」說罷大家哄然大笑，正在這時從那火堆裏忽然趨出一個矯捷的人來，手舞雙劍飛也似的奔過來，宋越留神看時正是那說的鐵背駝龍，天雄來了，回頭向衆人吩咐了一聲，縱馬迎上去，也不搭話，舉起手中粗大的鐵棍就打，兩下劇烈地戰了好些時，不分上下，那些旁觀的強盜見戰不下，便齊擁上助戰，只見那鐵背駝龍不慌不忙，舞動雙劍，閃閃寒光，映在火光裏是好看，賽金剛宋越雖然力大，但是打不着一棍也沒法取勝，三五個人圍轉走馬圍住了他，也奈何不得，宋越使性起來，舉起大棍只是亂打，鐵背駝龍久戰不耐，便買個解數，收住雙劍一舉手，發出一抓金錢鏢，打倒了二個強盜，宋越眼快早避過了，便喊道：「老頭兒你聽了，是好漢，不要用暗器，咱家大哥黑天王宋成早年傷在你手裏，咱久欲找你老賊的心肝五腸來做湯，今天我到這裏弟兄鬧海蛟鄒遠處來，他們爲了趕個肥羊，不料小探子給你們店裏人殺了，咱們派人來打，無心中你們店夥露了口風，找不到你，纔放把火燒你出來，現在你來得好，名裏駐定你現在死，想你是活不成了。」鐵背駝龍聽說，知道遇了仇家，便道：「咱赫天雄還怕你們這班狗強徒不成，這兒百餘里方圓，誰不受到鬧海蛟狗賊的苦處，自我來了這裏，早想除了他，只是沒有機會，今天來得好，有一個客官給你們着了眼，不料你們果然來受死，我有心把你們這班狗強盜一網打盡了罷！」宋越暴躁地道：「老賊不要誇口，你是好漢大家單打好不好？」鐵背駝龍道：「恐怕你們這輩狗強盜要做出不要臉的事吧！」宋越道：「你不要小覷了。」

咱們，祇要我吩咐一聲，誰也不會上來相幫，要幫手的不是好漢。」鐵背駝龍道：「好吧！就是你來幫手，咱也不懼，你先來送死。」宋越道：「咱們先比拳腿如何？」鐵背駝龍道：「好的！」說罷把雙劍插入背上的鞘內，站在上首，擺成步門，宋越下得馬來，放了鐵棍，便吩咐兩旁兄弟不許上來幫助，自己趨前一個「餓虎撲羊」的姿勢，直向鐵背駝龍撲去，鐵背駝龍見來勢兇狠，一閃身避過了，宋越見撲了空，又返身來取，鐵背駝龍年齡雖然老，身手却十分靈活，見宋越來得快，迎上前去來下「朝天一駐香」的姿勢，宋越起單手來，個「獨劈華山」手法，鐵背駝龍見了就地一滾，到了宋越的背後，宋越身軀笨大，待回轉身時，鐵背駝龍已跳了起來，趕忙舉拳想打去，鐵背駝龍已打過來，宋越將計就計，看得切近，略閃了閃身子，左手用力的去抓住了鐵背駝龍的右手，鐵背駝龍用力過猛，加以年老花眼，腳下一滑，手已收不回來，給他抓住，宋越一抓住手，便起右手兩指，來一下「雙龍搶珠」向鐵背駝龍打來，可憐鐵背駝龍躲閃不及，竟給挖出了兩眼，血淋的痛倒下去，宋越見他已給自己取勝，去鐵背駝龍的背上拔出劍來，要斬下頭來，剛要下手，不料背後一陣刀風，待回頭看時，只見一個少年模樣的人，手執大撲風刀，向自己取來，趕忙用劍架住道：「何處來的小毛賊吃了大蟲胆豹子的肝，竟敢來本大王前撒野。」那少年道：「嘿！你且站住了，不要驚嚇，咱就是大刀王五的便是。」宋越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你，久聞人說起我當是三頭六臂，不料今天一見只是這麼的一個小蟲。」王五聽了大怒道：「你這狗強盜，我早聞得人說你了，得既以橫行不法，早想取你首級，不料前天在路途見幾個人跟蹤着一個年青的商人，我知道這幾個定是強盜，便一路跟下來，來到這裏，見幾個毛賊，便殺了一個，餘的叫他們回去報信，我只以為是那鬧海蛟一人來送死，不料聽你們剛纔的說話，原來就是你這殺人



不眨眼的魔王賽金剛好好。今天讓我大刀開開，殺了你這金剛頭再說。」宋越笑道：「好小子，不要誇口，再看這老頭兒的樣兒！」王五也不搭話，直取上來，宋越舉劍招架了幾下，便湊近取自己用慣的那枝大鐵棍，舞動起來，好似一條烏龍，十分沈重，兩個兒打成一堆，一來一往的，只見棍去刀來，那鬧海蛟鄒遠恐怕時候長了，便下馬來相助，舞動雙鉤來取王五，王五是久戰慣了的人，也不慌不忙，戰了好久，仍是沒有高下，鄒遠本來自己的本領只是在水裏，在陸地上本領不十分了得，久戰之後，漸漸手法鬆散，王五是如何潑辣的身手，知道鬧海蛟手法已鬆，便一邊招架躲避宋越的大棍，一邊竭力向鬧海蛟進逼，忽一聲響亮，鬧海蛟的雙鉤給王五的大刀直逼出去，當胸給王五着了刀刺，宋越看時，那鬧海蛟已跌在地上，王五架過宋越的大棍，便不去還手，買過解數，一騰步趨上把鬧海蛟又是一刀，砍碎了頭顱，兩旁同夥見救也來不及，便一齊擁上來報仇，宋越見死了鬧海蛟，心下更燥怒起來，手中的大鐵棍像雨點也似的打下不停，王五左去右來，殺了幾個強徒，覺得久戰也無益，他們人越來越衆，便殺去了幾個強徒，向宋越虛晃一刀走了。宋越見他走了，便率衆追來，嘴裏嚷道：「好小子！王五你是好漢的不要走！」王五回身道：「你爺爺今天殺了鬧海蛟，且把你賽金剛的頭只暫寄在你的頸上，倘能改過就罷了，不然待一時就要來取你首級。」宋越那裏肯放過嘴裏只嚷道：「你是好漢，再與咱賽金剛戰這麼三百個回合。」王五也不理會，施起輕身法來，直向荒郊飛也似的走去。宋越一衆人執着火把明杖一路追趕下來，不多時王五已到了一帶大叢林，便趨入森林裏去躲，回頭瞧宋越一衆人還離得遠遠的，只見火把明杖，搖搖晃晃的過來，他因為趕了許多路，只是一夜未睡，殺了好多久，不覺疲倦起來，雖然天下着細雨，在這大森林裏却也乾燥，便坐下來倚樹幹休息，不覺朦朧入

睡，不料有人用力一摺抱住了自己，只聽說：『好了，大胆王五殺了鬧海蛟，便來這裏睡覺，今番可給咱捉住了。』王五清醒急待掙扎，那知休想動得分毫，原來自己力氣早已疲乏，在黑暗中急待看時，又瞧不清是誰，祇得大聲喝道：『該死的強賊，你雖然抱住了你爺爺，可是也奈何爺爺不得！』說罷自己坐地用起功勁，身體便像在地上生了根似的。不料那人哈哈大笑道：『好朋友，我知道你要發極了，何必用這麼大的功勁呢。』王五不懂起來問道：『你到底是誰。』那人笑道：『你不知道嗎？我就是你的朋友霍元甲，你忘了麼？』王五道：『哦！老哥來得好，我正要來你處找你，你怎麼會到這裏的。』霍元甲道：『我看你了好久，那鐵背駝龍傷了，我本想去，不料你先趨上去，這話說來長得很，待我們先去收拾了那賽金剛宋越再講話。』王五道：『好的，但是那賽金剛的狗賊很了得，那枝大鐵棍看來有百斤上下，他們人又多，今天殺他費力得多。』霍元甲道：『你肯放過他，他却不肯放過你哩，這裏地帶都有他們的路線，那鐵背駝龍多年隱退，想不到也會遭毒手，此地前去，他們來暗算你，你會知道嗎？』王五道：『我本想是以後有機會能獨個對付他，既然這麼我們去拚了罷！』說着兩人走出森林，這時那賽金剛宋越已追近森林，正在找尋，見他倆個兒來，便一擁上來，霍元甲向王五道：『你先去把爲首的幾個殺了，再去抵敵那些小毛賊。』王五舉起大刀，砍瓜切菜似的殺將起來，宋越見了王五咬牙切齒的舉棍打來，霍元甲見得切近喝道：『不知死活的毛賊，還想在這兒逞強，快收拾去吧！不然難保你這狗頭。』宋越見王五多了一個少年幫手，笑道：『不要說你一個幫手，就是十個也不在咱心上。』霍元甲道：『好吧！你這什麼烏毛賊逞兇了得！』宋越道：『待我先了你這小子的性命再說。』說罷豎起鐵棍當頭蓋下，霍元甲一時無兵器招架，便舉起手臂來擋，宋越滿以爲必應聲而倒，待

至見他用手臂來擋，又覺得打在他的手臂上，竟十分堅硬，不覺兀的驚怔一下，給霍元甲挽手過來，搶住鐵棍，只一拉，鐵棍便給霍元甲搶了過去。霍元甲笑道：「你這是什麼棍兒，我家小孩兒玩耍的小棒子，還比你大一點哩，你瞧，這樣不中用。」那鐵棍取在霍元甲手裏，只輕輕的用兩手一灣，便灣成鐵圈似的，便舉起鐵圈向兩旁強盜亂打，可憐小強盜齊聲吶喊，四下逃散。賽金剛見不是對手，也隨之奔逃。霍元甲和王五便追趕上去。霍元甲道：「宋越你今天休想逃脫，看爺爺的這乾坤圈法寶吧！」隨手把那鐵棍灣成的圈兒向宋越飛過去，正打中了宋越的肩上，吃痛便跌倒在地上。霍元甲上前一腳踏住，宋越只是哼痛求饒道：「好了吧！你饒了我的命，我不敢再爲非作歹了。」霍元甲道：「饒你的命是可以的，但是恐你本心不改。」王五道：「霍大哥，你聽他的鬼話，今天放他，下次又要多麻煩。」賽金剛道：「不敢了，你饒了我，我便洗手不幹了。」王五道：「那也罷，只是鐵背駝龍給你打死了。」霍元甲道：「好了罷，咱們都是黃帝大漢的子孫，誰也不能當作冤家對頭，希望你以後對於私仇看得輕一點，何必下這樣的毒手呢。我們自己國家的人，不是多一個好一個嗎？現在還了你的傢伙，好好的改過去罷。」霍元甲說着，便把鐵圈握在手裏，用力一勒，便又筆直，宋越稱謝一番，招呼同伴去了。這時候東方已呈着乳白的曙光，霍元甲便和王五二人談笑走去。

#### 第四篇 追蹤跡糞尿橫飛 雪前恥玉石成粉

深秋的早晨

長巷裏漫瀰着潮濕的乳白色的霧。

沿着長巷裏大牆垠下，從泥土裏鑽出來的雜草已現出萎枯的形狀。大牆轉角處探出大樹的枝幹，在輕霧中頂住了一片無涯鉛鉛似的天空。

夜來的濃霜沾了滿地，有行人走過，便踏出一個個屐痕來。這時近巷底的一家大牆門緊閉着，靜悄悄地，忽然門上的大鐵環給人扣響，裏面的管家霍升便來開看，却見是一個粗眉大目的頭陀，覺得奇怪起來。正要問話，那頭陀已先開口問道：「請問管家的這兒施主是不是姓霍的？」霍升答道：「正是的，大師父有什麼事嗎？」頭陀聽了，臉上露了一露笑容道：「那麼霍元甲大施主在不在？我在未出家時和他是朋友，現在特地來拜望他有事和他相商。」霍升道：「大師父你走的不巧，他在山東藥舖子裏。」頭陀現出不信任的眼光，向霍升望了一眼道：「管家的，別欺弄我們出家人，那藥舖子裏我早已去過了，他們諒回到這兒家裏來的。」霍升遲疑了一下道：「實在的，主人家沒有回來過，我會欺弄你大和尚不成，大約是往別處去的。店裏人不知道，便說回家來的，你倘然要慕化我可以向裏面太太去稟知便了。」頭陀忙道：「不用稟知，我只要找霍施主，他不在大概不多天便會回來的，我再來候他便了。」頭陀說罷返身便走。霍升呆望着那頭陀出了巷口，心裏疑慮起來，自言自語地說：「這頭陀生的好兇惡相，他那樣蹉跎的問，定不是好事。」望見頭陀去得遠了，便閉上大門，走進裏面去了。

頭陀走出了巷口，不覺嘴裏嘆了口氣道：「喂——走了好多路，仍是找不到他，大概他的性命註定還有好多天活哩，好教酒家三年來的冤氣放在肚裏悶得緊，好罷，就守他幾天再說話。」便一擺一擺地去小街上招商客店裏打尖，隔天的便去探聽霍元甲的消息。

那一天，頭陀正從霍元甲住宅裏問了霍升，說仍沒有回來，心下焦灼非凡地走出巷口，正走到大街上，見一個少年很氣昂地迎面走來，頭陀見他走路的形狀，像脚不着地風飄一樣，自己因是內家一望而知他是個很有功夫的人，不禁向他注目了一會，那少年見這頭陀的模樣，也覺得異樣，向他凝視着，兩下照面過後，各自心裏盤算起來。頭陀心想道：「看那少年的走路必定輕身功夫不小，或者他是認識霍元甲的，且讓我跟着他看個究竟。」那少年見了頭陀，心下一吃驚：「那頭陀的眉額間隱藏着一股殺氣，必是有陰功的人，又似乎十分面熟。」少年又見頭陀向自己注目，知道那頭陀不懷好意，便有心向落荒郊外走去，那頭陀便遠遠的跟蹤追來，少年知道，便越走越快，那頭陀也跟着走的快，可是少年十分靈活走到後來荒野無人處，竟像鳥飛一樣，頭陀身子笨重，輕身功夫不十分好，走了許多路，氣喘起來，一轉眼，前面那少年不知走到那裏去了，便一縱身跳上高樹幹，向四下裏一望，連一絲影蹤也沒有，心忖：「自己鍊的好眼光，休說白天裏，就是黑夜裏在荒野高處望起來，百里路以內的人物也可以看到，怎麼這小子躲到那兒去了？」正疑慮間，忽然覺得腦後一陣風，知道是有人打暗器過來，待偏頭讓過時，祇差遲了一點，覺得一堆熱烘烘的爛東西，打中在自己的臉頰上，用手摸去，却是堆剛拉下來的糞，所以怪臭的，不覺心裏憤怒起來，這荒野處有誰會把剛拉下來的糞亂拋呢，除了剛纔那個少年還有誰，頭陀便下狠心，預備取那少年的性命，恨恨地跳下樹來，想尋覓一處人家舀些水來洗淨，但又怕被人家取笑，只找到一條小溪旁，匍伏身子去洗，突然身後像有一個人趨來，待回頭去看，兩肩已被人抓着一推，自己來不及防備，跌下水裏，頭陀幸虧懂得水性，在水裏游泳了幾下，冒出頭來看，可不見半個人影，心恨那少年連連作弄自己，自己很是惱恨，但是那少年的輕身功夫

了得，抓他不住，也沒奈何着手，一轉就不見了人影，就是自己有怎樣好的太陽功，也奈何他不得。當下頭陀心裏氣惱地爬到岸上，穿着濕淋淋的衣服，走到村裏人家，借火烘乾，吃過了午飯，待到傍晚，不見少年蹤跡，便向村裏人家道謝回去，走到田岸上，忽見前面那個少年在走着，不由怒火直燒，趕緊拔步追去，可是老是相隔十丈以外，想要用太陽功去打他，可是離得太遠，而且自己又不能站停身子用力，無奈地只得跟着，趕了多時，那少年好像沒有覺察頭陀追他，雖然頭陀一路追趕，不時嘴裏罵着，可是他祇顧自己走着，頭也不回，直到夕陽的餘輝都黯淡了下去，原野上籠罩一片茫茫的黑灰色的暮景，頭陀看着天色已晚，前面橫着一條幾十丈闊的大江，黯黯叫喜，自忖道：「這小油子可命該絕了，他自己走到絕路上來，前面是這麼闊的江，又長又無支路可以走，怕他逃到那兒去。」豈知那少年走到江邊，若無其事的走下水去，站在水面上，飛也似的，一忽兒便走過了江面。頭陀看得怔呆，料想今天這氣也不能消，想要返身回去，只見那少年站在對江岸上哈哈大笑道：「大和尚今天你陪伴了在下多時，在下無法補報，敬了你一餐熱烘烘的人參漿區區小意思，算不得什麼，怎煩你兩條狗腿只是相送，實在不敢當，你可以回去了吧！」頭陀本已惱恨得很，又聽到了他那樣的譏罵，氣得七孔噴烟，冷笑了一聲道：「好小子，洒家本想把你的狗命多活一時，你既活不煩耐，休得誇張，待洒家來取你的狗命！」說罷便找了二根粗木幹，拋在江裏，一躍身跳上二根木幹，用起頭部輕身功夫，慢慢向對江過去。少年見頭陀離自己岸旁祇有四丈多路的時候，便在地下拾起一塊石子，起手一招，頭陀看得清楚，知道他趁自己脚未落地時，又要來欺弄，低頭一偏，那知少年這一招手是虛弄姿勢，待頭陀偏過，便一石子打去，打中了頭陀的鼻際，頭陀吃了痛，差些兒又要跌到江裏去，忍痛到了岸，那少年早

已去遠不見，頭陀恨牙切齒，由江面上飄過去，依舊路回去。

頭陀回到客店，已是萬家燈火，問店家要了晚飯，想欲睡覺，可是白日裏受到那少年的捉弄，氣惱一時，那裏消得，只是胸懷納悶，恨聲不絕，忽然想到那少年，自己是從霍元甲家裏巷口那大街上碰見的，要不是那少年也是霍元甲的家裏人，他聽見了管家人說起我，便候着我有心作弄，想到這裏，一躍而起，走出店門，又向霍元甲家裏那方走去，到了那大巷的霍家門口，一縱身，輕輕的落在屋面上，使個燕子穿簾式姿勢，倒掛在屋簷下，探頭向窗縫裏張望時，突然聽得瓦片落在院子裏的聲音，知道這是有入投的，便一個鴿子翻身回到屋面上看時，却不見什麼人，幸虧屋裏沒有動靜，於是又輕輕的走進裏面一幢房屋上去，輕輕的落在後院子裏，去中屋子裏的一排蠟燭窗門裏探看，只見一個不相識的少年，比白大裏見到的那一個少年的身軀似乎胖一點，很氣昂地坐在燭下看書，心裏好生奇怪，這既不是白大裏的那個少年，又不是霍元甲，不知是誰。又向別處探望了一會，都探不出什麼，忽又聽得剛纔那中屋子裏看書的少年似乎和另外一個人談話，靜靜的一聽，又寂靜無聲，再挨到中屋的窗門裏看時，見那少年手仍是靜靜的坐着，沒有什麼動靜，正疑慮時，裏面的少年一手握舊在看，一手摩挲着桌子上的茶壺，手指在茶壺蓋上的結子上只一彈，那茶壺蓋上的結子便從窗格子裏打破了蠟燭直飛出來，頭陀不防吃了一驚，急忙躲避，幸虧沒有打中，知道自己已給屋子裏的人察覺，想要發作，用陰工打那屋子裏的少年，屋面上又飛來一塊瓦片，自己眼明手快，一手接住，跳到院子中心，抬頭一望，只見屋上站着的正是白天裏作弄自己的少年，穿着一身黑色夜行衣，笑嘻嘻着頭陀也不遲疑，便跳將上去，但是那少年也不和他搭話，一閃身子，飛也似的從屋面上過去，頭陀看得

親切，去袖下摸出一串鐵製的念佛珠來，掙下了幾粒，握在手裏，對準那一條黑影打去，可是那黑影很快，一瞬眼便不見了，頭陀追了一回，不見了影子，便仰天笑道：「嘿！小油子，這可嘗到洒家的味兒了，祇要你中了一粒，就要你的狗命！」頭陀說罷，便仍一路回客店，進了店門，到了自己房裏，只見桌子上插着一把戒刀，下面一張字條兒寫着：

今日大頭陀吃了糞，明日小頭陀去見閻王。

頭陀見了，暴跳不止，看那戒刀，却是自己出去時掛在腰間的，怎會到得這裏，抖起直纜看時，腰間的戒刀只剩了一只空刀壳子，知道又是那少年作弄的，便大聲喊將起來：「店家！店家！」小二哥聽得頭陀喊應，聲進來道：「大師父有什麼吩咐？」頭陀怒恨恨地道：「我這裏可有什麼人來過？」小二哥道：「沒有！沒有！大師父當初借宿時說要揀清靜的房屋，所以我特地揀在這裏，和別的房屋都不連在一起的，這裏再清靜也沒有，沒有人走得進！」頭陀沉吟半晌，惱恨地道：「好！你去吧！」小二哥退了出去，頭陀向床上一躺，呆望着油燈發氣。

原來剛纔和尚到霍家裏進中間見到的那個少年，便是大刀王五，他本和霍元甲在今天一起來這裏的，因為霍元甲有別的事打橫，便要王五先到自己家裏，王五也剛在傍晚時到的，沉悶不過，睡不覺，又沒人和他談話，便在中間裏看書，忽然後面的窗子開了，跳進一個輕裝紮束穿着夜行衣的少年人來，待要喝問，只見那人把雙手亂搖，自己定神一瞧，原來那不是別人，正是自己的朋友人稱飛燕的趙玉堂，見他輕輕走到自己面前低聲地把他怎樣偶然遇見了頭陀，怎樣戲弄，怎樣跟蹤他到這兒來，現在頭陀正在外面院



子裏。王五聽了，便要推窗去看。趙玉堂阻止道：「你且別舉動，那頭陀看來有陰功的，我曾在九盤山麓地和我見過他，和一個年老的教師比拳，見他平空把那老教師打傷了，所以我把這頭陀的臉認熟了，這次偶然又遇到，見他很注意我，便有心戲弄他一下，但是不敢和他離得近，我知道他晚上一定有什麼動作，便守候着他，果然他出來，到這裏，第一次被我嚇了，第二次進裏面來，我先在後窗見了你，覺得奇怪，趁他在張望別處時，我便來告訴你，但不知你怎樣會到這兒來的？」王五便把自己和賽金剛戰鬥，遇到了霍元甲的事說了一遍。趙玉堂道：「哦——這兒就是霍元甲的宅子嗎？怪不道這賊頭陀來這裏，或者他不是預備來採花或盜金銀的，是來尋仇的也未可知，你現在不能上去，只做不知，等霍元甲回來了，你和他相商辦法再對付就是了。現在既然有你和霍元甲二人，我也有要事去了，這頭陀就住在那小街的招商客店裏，多說了話反給那頭陀知道了，便多事，彼此後會有期我也去。」趙玉堂說完，只見他往窗外一縱，便不見人影。王五暗暗稱讚，便輕輕的閉了後窗，仍裝做看書，靜靜的聽大院子裏細微聲息的動靜。王五本來夜行功夫很好，起初全神貫注了書本，加之那頭陀的功夫不弱，便一時不會聽出來，現在經趙玉堂一手指點留神聽着，便知道了外面人的動作，一會知道外面的人在窗上窺觀，趁外面不防，自己不動聲色，用茶壺結子隔窗打去，却不會聽得外面人喊叫，一下似乎有接物聲和屋上一陣輕微的聲音後，待了好久沒有聲息，推窗去望時，天空一丸冷月，照着院庭靜悄悄的一片夜色。

當夜王五不會合眼，到了天色微明，自己走出房門，由傭僕服侍洗漱完畢，去院庭裏練武，僕人們告知他這兒有功房，他却搖頭表示不要。

還沒有用早餐之前，霍元甲回家來了。交清了俗事，便和王五來中間談心，霍升便上來向霍元甲告知，說有一個頭陀，來這裏好幾次，專待少爺說話。霍元甲聽了正疑慮自己從來就沒有做頭陀的朋友，王五頓然覺悟了頭陀昨夜的來意，當把昨夜的情形說了一遍。元甲道：「既然承趙玉堂好心關照，那我們倒不能不防，那麼怎樣對付呢？」王五道：「那頭陀又有陰功，霍升說連次來拜望你，定是仇家尋事，不妨設計試他一下。」霍元甲道：「那麼怎樣試呢？」王五道：「聽得趙玉堂說起，他曾看見過那頭陀和別人交手的情形，他能平空擊傷人命，那到要想一個妥貼的辦法不致中他的毒手。」霍元甲道：「那麼不如假說我在外急病死了，今晨由人運柩回來，那時候我們再見機行事便了。」王五拍手道：「好！就是這樣吧！」當下兩人便吩咐了內外的傭僕佈置了一切，再預備一口上等木柩，柩中滿砌着方磚，把來安置在大廳上，纔到了近午，那頭陀又走來霍家大門詢問霍升，霍升因得了主人的指使，便做出哭喪的嘴臉道：「不瞞師父說，我家主人給仇家打死了，今天一清早由他的朋友運柩回來，現在柩還停置在大廳裏，家裏正忙着佈置靈堂，發訃告哩！」頭陀聽了半信半疑，呆怔了一下道：「管家的恁地說來多麼可惜，可惜貧僧和他分手之後，竟成永別，阿彌陀佛，那麼管家的我要去憑吊哀痛，也不枉我們交誼一場。」霍升道：「那麼讓我進去報告裏面請大師父少等——」說着霍升便跑了進去，頭陀暗想：「那霍元甲小子原來給別的仇家取了命，可是我昨晚來這裏却一點也不見什麼動靜，聽那管家的話，是今晨運來的，這也許是的，不要管他且進裏去觀察一下，總不放他過去是了，就是他死了也得化解他的尸首。」不一會，霍升走出來說道：「大師父請進裏面。」頭陀便跟着進去，到了大廳上，一個三十多歲商人模樣的人便迎上來，歉虛道：「舍親遭了仇家毒手，今晨

纔由我運柩回來，很是可惜，怎敢當大師父出家人來吊哀！」頭陀對那人視了一眼，向四周一望，果然中間安置着靈柩，兩邊掛起白幔，冰清清的甚是淒涼，却不見昨夜見的少年，又不好動問，便答道：「施主那裏話來，我和霍施主在沒出家前是多年的好友，這次我專誠來拜望他，不料已成千古之別，想來甚是心酸，故欲吊哀，不枉認識一場。」那人回道：「這也是大師父的好心。」頭陀便要了香，點着了燭火，這時霍元甲正在幔後瞧着，一時想不出那頭陀和自己有什麼干係，再一的想，記起了三年前那頭陀會在親朋劉士與設的典當舖子裏把鐵木魚要強當一萬兩的事來，那時這頭陀說是三年後來會的，今見頭陀正點香要拜時，恐被他窺破，便先走到屏門後去躲着。幔裏留着王五和一批女婢子，假裝着哭聲，王五自己留神在幔內看那頭陀有什麼動作，伏在木柩旁邊。那頭陀插過三枝香，雙手合掌，口唸一聲：「阿彌陀佛——」好像用足功勁似的，俯身下拜，王五心細，只聽得柩內，隨着頭陀下拜，起着一陣淒厲的旋風似的微顫的聲音。那頭陀拜畢，便告辭欲去，那個三十多歲商人模樣的人和霍升便送他出去。霍元甲見頭陀去了，便走進幔內，王五也等不及霍元甲動手，先自打開柩蓋來看時，只見柩內原放着的方磚，都變做石粉。霍元甲見了勃然大怒道：「好！狗頭陀，我和他不過是偶然的種下一些小仇恨而已，他竟這樣兇毒，要我死了之後，也得化屍，還像什麼出家人，心比強徒更惡辣了，我不去見他，算不得漢子！」說罷便奔出幔布，直追趕出去，王五待要拖住，那兒來得及，卽着也跟了出去，那頭陀剛到大門口，向送的人辭謝分別，忽然後面霍元甲追出來大聲喝道：「狗頭陀且慢走！」頭陀回頭見是霍元甲，不覺呆怔了一下，霍元甲話未說完，恐頭陀先下手，飛身上前向頭陀的下身陽物上用足功勁一腿踢去，頭陀着了痛，正想用功打霍元甲，但是自己要處受了重創，遍體酸

麻，却用不出力來，嘴裏只是喊道：「好好！洒家上了你們的當，有一天……」霍元甲道：「告訴你，快回去罷，三天之內你趕不及回去，恐怕你就死在半途上了。」

### 第五篇 微語用武同伴飛刀 略施神技懲兇戒惡

「不是咱黃三子吹牛，來往南北十多年，却沒有碰到過一個十分了得的好手，什麼自稱為英雄俠客的東西，還不及咱黃三子這個幹剃頭修臉的下流人哩。」那個慣常感嘆的幹剃頭行業的黃三子，趁着空閑又在那兒誇張說大了。

「黃三子，你別這麼說，算你學得一身好武藝，那麼爲什麼不去綠林中做好賣買，而仍要幹這樣服侍人的剃頭行業呢？」黃三子的同伴小牛子正自在挖耳朵，回頭過來說：

「你也別說我，那麼你呢？」

「我是好男兒，豈肯幹那種傷天害理的事，寧可苦苦的幹這剃頭行業的。」

「是了——你這麼說，難道我不是好男兒，生來是該做強盜的種嗎？」

「既有這麼你就別嘆什麼烏氣，你有本領總有一天會使出來給人知道，你不但是一個幹「弄毛」的剃頭匠，而還是一個好武功的豪傑呢，以後人們也不把你當作黃三子看待了，把你做「黃糞屎」了。」

「小牛子，你這狗兒，老把我開玩笑，今天請你吃一刀試試。」黃三子說罷，順手攪了一把小小的剃頭刀，向坐在那牆角裏挖耳朵的小牛子擲去。小牛子見了，略偏側頭，伸出那只挖耳朵的手輕輕接住，笑道：

「你這也算是黃三泰的金鏢嗎？那麼咱這兒也有細仙索的法寶在。」

小牛子丟了剃刀，隨手扔下一條擦刀布，在空中使舞的急，像一片鋼刀，飛也似的直向黃三子打去，黃三子見那擦刀布的來勢兇猛，要是着了一下，要比自己剛才擲出去的剃刀厲害的多，而且那東西也難用手去接，恐怕傷了自己的手骨，便伏身一閃，那條硬布打在他看後的窗木格上，只聽得豁達一響，那窗木格已給那條布捲的緊緊的，那些木條子都一截一段的落下來。黃三子正想要用別的東西打過去，只見走進一個少年人，手裏拿着桿煙管兒，笑嘻嘻地說：

「你們倆人倒好笑，時常在吵鬧玩笑，活像小孩子，今天又爲了什麼事，鬧得這樣，還不快收拾一下，大家好好的做營生。」

「老根叔，你不知道那小牛子時常冷一句熱一句的來惹我的氣。」黃三子從地面上躍起來說。

「老根叔，你別信他的鬼話，他時常在那兒歎烏氣，有一句沒一句的，聽了好教人難入耳，我跟他勸解，他却請我吃飛刀兒。」

「是了，你們倆個兒的性情都得再好好地涵養，動不動就用武，你不見江湖上恁地了的英雄，結果都是死在武力的多嗎？」

「老根叔，你說的是。」小牛子說：「就是我才爲了黃三子在怨嘆他自己，我跟他好好地說，他却不肯聽，媽的！這確是像前面那個郭老秀才時常說的：「對牛彈琴，牛不入耳。」黃三子簡直是條挺呆笨的水牯牛。」

「放你的屁！你幾會好好地對我那麼說的？」黃三子臉脹的飛紅地道：「你一開口就罵我還什麼不做強盜，還罵我什麼黃三子變做「黃糞屎」了。」

「我聽不慣你那麼的話，才說那樣話的——」

「你們別再吵鬧了！我前天還不是和你們講過許多江湖上好漢的事跡嗎？那一個慣會鬧事，愛用武的人，會得到好結果？你們要知道強中還有強人手，現在你們別鬧了，待一會兒到我裏面來喝酒吧！」老根叔說罷便往小屋子裏面走進去。

那小屋子後面隔了一個院子，便是一排四間開闊的屋子。這是位在市梢頭的住房，黃三子和小牛子二人便租住在這老根叔前面臨街的小屋子，做營業的地方。這時候太陽已當頂，黃金的光彩逼着街心，蒼蠅從附近小河邊的垃圾堆上向陽光裏四散飛舞，發出嗡嗡的輕擾聲。

氣候是快近暑伏時期了。

只是熱的悶，在正午時，街上的行人也逐漸稀少。黃三子使氣似地坐在屋裏，面向街上眺開小牛子裝着鬼臉，笑嘻嘻的，獨自仍望在牆角裏挖耳朵，怪有趣似的，還不住地眼瞧着黃三子的背影。

「喂！你識相些兒，怎麼把擔兒敬到我們門前來了。」黃三子向停在屋檐下的那個買菜子的小販喝着。那小販回頭去，輕佻的眼光膘了一眼嘴裏輕輕地咕襟罵着道：

「媽的！我倒以為是什麼樣人，原來是個剃頭的——」

黃三子剛才和小牛子鬧的氣，正無處發洩，聽得了他的話，不由的暴跳起來，趨到門前道：

「你這個人好沒分曉，我是告訴你，不要攔阻了我們的門口，你却罵起人來了？」

「這麼熱的天氣，就是讓我們歇會兒，也不妨事，爲什麼這樣大聲氣的——」

「我就不許你站，你便怎樣？」黃三子對那個人，瞧不起自己似的神氣，心裏很惱怒，睜大的眼珠，喝道：

「我瞧你自己也是個小販子，怎麼抬高了你的黑眼珠來小窺我們？」

「你別兇狠得這樣，我便說了你怎樣？」那小販子不服氣似地說。

「好傢伙！你還嘴硬，休怪你老子的拳脚兇毒。」

「嘿！像你這麼會惹事的也少見，老實說，你有拳脚，難道別人就沒有拳腿？」

黃三子也不回話，出手就是一下銀龍探爪，向那小販的臉上抓去，小販原也懂的武術，年輕氣剛，見他是個剃頭匠，竟這麼威氣凌人，當然也不服，便側過頭，輪過一邊，順手抽了一條白木扁担，躍向街心中站定道：

「你手就打是漢子來，這兒寬闊的地方來較量一下！」

「難道我來怕你不成？」黃三子抓了個空，氣憤地用手指一指道：「別說你是一根扁担兒，便是一柄

關王刀，便怎樣！」

「休得誇口，便來我這羅漢扁擔上受領吧！」

「喂！別說你是羅漢扁担，咱這兒也有鐵拐李的棒兒在。」黃三子說罷，便回身向屋子裏去，拿出一條鐵尺來，執在手裏，逕奔到街心上，對着那年青的小販子，劈頭就打，那小販見來勢兇猛，格外留神，舉起扁担

向那鐵尺上用力架去，滿想那支鐵尺碰到了他的扁担，便給他打的飛去，不料黃三子戰法十分奧妙，見那小販執扁担的手法，不是平常人的模樣，知道定必有些來歷，先是虛幌一下，待那小販來招架，趕忙縮回手中傢伙，向他腰部打下，幸得小販的手脚却也十分靈活，自己架了個空，一偏身子，起那一端的扁担，頭向鐵尺上架去，於是一來一往的打個不休，街坊上的店鋪子裏見是黃三子和一個小販打起來，平日知道黃三子的兇暴，也不敢多嘴。這時街上的行人稀少，火一樣的陽光，熱烈地炙着市街，把兩個人的黑影明顯在路上忽東忽西的，累得兩人都戰得汗涔涔的，不多片刻，只見那小販子呀的叫一聲，肩上已看了一鐵尺，耐不住痛楚，放下手裏的扁担，向地上匍伏着，祇管哼痛。黃三子見他匍倒在地，哈哈笑了聲道：

「你剛才的嘴說的響，倒底你的羅漢扁担不及我的鐵拐李的棒兒了。」黃三子正高興的時候，只見在街上看熱鬧的人羣裏走出一個三十多歲的壯年人來，兩指點着黃三子罵道：

「你這漢子，怎麼恁地凶狠，爲什麼把這小販子打得這樣？我見你打人好像有幾次了。」

「你是什麼東西，干你的鳥事！」

「我干涉了便怎樣？」那壯年人說。

「你要管，就到我的鐵尺上來管便了。」

「好吧！」那壯年人說着，踏步上去，便伸拳向黃三子打去。黃三子待要回手，小牛子已從屋子裏趕出

來道：

「黃三子，你便歇會兒，讓我來和那個狗頭玩玩。」



黃三子見小牛子已奔出屋來，自己躲過那人的手拳，讓過一邊，小牛子把髮辮捲在頭上，猛向那壯年漢子撲去，兩人動手起來，十分緊張，黃三子站在一旁，看那小牛子的拳法只有進逼，沒有退畏，心裏好生快樂，心忖好教這兒市街上的人們見我們雖然被他們認爲下賤的人，但也不見好惹的。想到這裏，那壯年漢子忽的一個筋斗跌出去，只見小牛子兩手又在腰間氣態高昂地道：

「你的身子比我大一點，原來這麼不中用，我這一掃腿，跌得你竟這麼遠，你實是好身手！」

那壯年漢子不住地用手撫摸給踢痛的傷處，嘴裏喊着：

「好好！你踢得凶，眼看你們橫行，但是你總有一天會碰到強手的。」說罷便顫抖地站起身來，邊去向那小販道：「你的肩骨已給那狗頭打碎了，非將請好手治療不可，不然你要變作殘廢了，我家有醫傷的好手，你便隨我去吧！」

那小販點頭感謝，邊去那小屋子門前收拾置菓子的竹筐。這時候黃三子的屋主入老根叔拿着桿烟管兒走出來，見街上的人都停腳往這邊觀看，覺得有異，見小牛子挺神氣地站街心，黃三子手裏拿着鐵尺，知道他們倆又和人打架了，不由的問道：

「黃三子，你們又和人打架嗎？」

黃三子見老根叔出來，便上前去他答話，當把剛才的情形說了一遍，老根叔聽了嘆氣道：

「噫！你們老是這麼愛惹事，我不是跟你說過麼？江湖上恁地的好手英雄，因爲愛用武惹事，沒有一個便不死在武事上的，你們怎麼一點也不爲什麼，便又惹起事來了——那麼兩個給打傷的人呢，還是我來

替他們設法醫傷。」

小牛子走來道：「那兩個人也許是有心合了夥來尋事的，剛才黃三子跟你老說話時，他們已走了。」

「怎麼這麼快？有許他們再會請人來尋事的。」老根叔很擔心地說：「剛才的事，是你們不能忍耐的錯，以後你們好好地得耐性些，不要再惹事。」

「就是他們再來尋事，我也不怕，剛才我和那廝動手，我還沒使出勁來，那廝便中了我一扁腿，痛的他眼淚兒直流！」小牛子露出驕傲的神色，誇耀着。

「小伙子不要太露鋒芒，要吃虧的，現在已闖的禍也就算了，以後得改過纔好哩！現在你門和我一同後屋去喝酒吧，我叫小五和你們守門哩。」

三人邊說邊來走進屋子裏去。

太陽慢慢地向西墮下，悶熱的空氣也似乎逐漸鬆散下來。黃三子纔由附近小河裏洗澡回來，小牛子却獨自在門前唱着小曲兒，見黃三子回來，便自也去小河裏洗澡，突然跑進一個少年模樣的人來嚷道：

「伙計，快替我修個臉，要快，越快越好，可是又不要修得太媽虎了。」

「可以！可以！不是誇大，我們修臉剃髮是與別人是完全異樣的。」黃三子說罷，按了樣子讓少年坐下，照例地握着剃刀修起臉來，不一會把髮辮四週修得很是整齊，可是那少年摸了摸頭皮，四週只是說這邊不好，那邊又不好，要他重修，黃三子不由心下火起來，待想發作，記到今天正午纔惹了事，老根叔那樣勸解，便耐住心火聽那少年的調度，可是心裏總有些不願。這時候將近傍，蒼蠅擁在屋子裏上下的飛舞，向物件

和人體上亂竅亂撞。黃三子心忖：「這般難服侍的人，我不顯些本領給他瞧，他還不領我的教哩。」當下見蒼蠅在面前飛過，用剃刀向空中一削，那蒼蠅便落在那少年坐着的二條大腿上。黃三子邊用剃着毛髮，邊把飛來的蒼蠅削着，那手法似乎十分靈活而又隨便。那少年見頭上邊一個個蒼蠅落在自己面前兩腿上，往下看得清切時，見那蒼蠅的紅色的頭，都一個個給削了下來。知道這剃頭的傢伙在不奈煩了，明明是顯些手段給自己看好，好像表示要是自己再不識相，便和那些蒼蠅一樣的給他削去頭。心下想着，便坐在檯上運用功勁。黃三子正邊剃邊削蒼蠅，很得意的當兒，不料剃刀碰到了頭髮上，好像鋼鐵似的，鋼刀碰去，休想剃得下分毫，便道：

「喂！請你別鬧玩好不！」

「怎麼我會跟你鬧玩，你是不願剃，不願剃也罷，我便去了！」少年說罷立起身來，不顧什麼似地走出去了。

「你剃頭的錢也不會給哩！」黃三子那裏肯捨，追上來說。

「你不肯剃，怎麼又要給錢？」少年頭也不回地踏出屋子，一搖一擺地去了。

黃三子趕出來，那少年已走過了三四尺來遠的光景，黃三子邊嚷邊追道：

「你這人好不要臉，剃了頭不給錢！」

這時小牛子正洗好了澡，迎面走來，黃三子見了，便大聲喊道：

「小牛子，你把這個人拖住了，他剃了頭不給錢，要逃走了！」

小牛子見黃三子那麼喊，剛和那少年擦肩走過，返身一把抓住了那少年的髮辮，用力向後一拉，滿想把那文縷縷的少年拉跌下來，那少年覺得後面的髮辮給人拉倒，略一停步，這時黃三子也趕上來了，幫同拉住了少年的髮辮道：

「好不要臉，你要知道黃三子不是好惹的！」

「怎麼？你們兩人拉住了我的髮辮要怎樣呢？」那少年說。

「要問你拿錢！」

「我沒有錢。你要錢把的辮兒抓的緊，我爲你們到我家裏去拿。」少年說罷，洒開步子飛也似的直向市梢頭落荒處奔去。黃三子和小牛子待想放手，可是身已不由自主，給拉着走，瞬間那辮兒像棒兒似的直向上豎起來，加之少年飛奔，兩人抓緊了髮辮，便像放紙鳶一般地拖在空中，黃三子和小牛子想要放手，只見兩旁市街像山崩似地直向後退，已到了原野間了，心裏只是驚慌。那少年到了原野間，又向轉身向市街上奔去，市街上和店坊裏的人見了都驚奇得哄笑起來，不多時整條街上擁滿了看熱鬧的人，那少年只是在街上來回的奔走着。這事情給老根叔知道了，便匆匆地趕到街上來，在人羣裏喊道：

「那位少年英雄，請你寬恕了這兩個人的吧！他們是個粗莽的人，得罪了你，請不要作小人的過處。」

那少年聽了，便停住脚步，那條髮辮却像鐵棒也似的蹺起着，黃三子和小牛子一時給拉得頭暈了，呆的只把辮兒抓得緊，兩人仍高吊在蹺起的髮辮上。那少年只側頭向旁邊一甩，那辮兒直把兩人丟到丈來遠，落在地上只是哼。

那少年指着他兩說道：「你兩個也太煞凶橫了。無端地打的小販子折了肩骨，又把我家裏人打傷了臀部，要是不給些警戒給你們，你們眼裏也看得天下沒有人了。」

老根叔趕忙上前陪話道：「英雄請你看小老的薄面——」

「我也探聽過的，要不是看你老前輩的臉，還不把些小苦給他們嘗，我來剃臉本是有心來找他們的，又不想借此白費他們手脚，照樣還是要給他錢的，這裏的錢便是剛才剃頭的。」那少年從衣袋裏掏出錢來給了老根叔。老根叔對那少年十分歡喜問道：

「請問英雄姓名！」

「咱霍元甲便是，因路過這兒，打尖在招商客店今天正午和我同來的家裏人伴了一個年青小販回來，兩人都給打了重傷，我問了原由，又來這兒附近探聽實情，果然這兩個剃頭的平日時常凶橫欺人，便來這裏。」

## 第六篇 神目如電去大患 吐氣若虹解私見

風擠過了山林，發出擾鬧的聲音，樹葉便片片從崖上飄落下來。沿着山徑上，落得遍地是枯黃的敗葉。入了黑夜，那風聲越來越大，離山不遠的小村和鎮集上的居民聽了那兇猛的风聲，都覺得有些可怖。

淒涼的月色在陰雲後透出半露的臉，照到嶙峋的山石上，顯出厲鬼也似的猙獰狀態。這時候，從崖下的山徑上，有一點黯淡的燈籠火，很快的向山坡上走下去，從搖擺不定的光圈裏隱約看得清那個趕路的

人只不過是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露出驚慌的神色，只是飛也似的奔跑，不多時，那盞燈籠便在他由山徑拐灣的當兒，偶然在山石上碰擊了一下，把燈火也震熄了。

那人一路趕奔下山坡，走入了山坡下的山村上，不住的喘息着喊道：「啊……啊……大蟲！大蟲來了！」小村裏居住的大都是獵人和農夫，這時候早都睡靜了，聽了他這麼一鬧，驚醒了一些人，不知道出了什麼亂子，那打開門來瞧，只見那小夥子邊奔邊喊的過來，正走近一帶較高的村屋口，忽地有個高個子的漢子，迎上前去攔住道：「小龍寶，你趕嗎深更半夜的大叫大喊？」那個叫做小龍寶的漢子也奔得昏了，兀的喘個不止道：「哦——是金濤哥，你不知道，我遇見了一頭大蟲。」金濤在淒涼的月色下望了望小龍寶，那副怪可笑的臉道：「你怎麼的說話也弄不清楚了，到底怎樣遇見了大蟲，你在空算是個獵戶，便遇見了一頭大蟲也值得這般驚慌，難道大蟲會跟着你到這裏來嗎？」小龍寶道：「金濤哥事情犯在別人頭上，你當然不知死活，我是還沒有給那大蟲瞧到，只不過是我先見到了那大蟲的眼珠，好像燈一樣的發光哩。」金濤笑道：「你這傻子，大蟲的眼珠入了夜本是這麼的，難道你還不知曉嗎，值得這樣的神氣。」他們這麼有一搭沒一搭的說，却惹了站在旁邊的馬斌，這馬斌是個性急人，在這村莊上所有的獵戶中，算得他是個好手，因為他蹦蹦矯捷，一如虎豹，人們便替他起了個外號，叫做「班爛豹」。當下他煩燥地嚷道：「嘿！你倆個說了好半天，怎一句也不會說出什麼辦法來，咱們趕的是打獵的話，山上有大蟲，便是大賣買來了，還不上山去打下來喫肉剝皮賣骨——」金濤笑道：「你又來了，說得便這麼容易，這到底是只大蟲，不是一頭小兔兒。」馬斌聽了不耐起來：「依你這麼說，便不要去打了，就是你們談這麼的一輩子，大蟲便會死

在你們面前不成。」金濤知道馬斌的性子也不回話回頭向小龍寶道：「兄弟既然這麼我們都預備了強弩藥箭，帶了傢伙上山去先探一下。俟到天明便放犬去找。」小龍寶等諾了一聲，村上所有的獵戶便都去預備。馬斌更是高興地回家去了。金濤回身返入屋子裏，他的老婆埋怨他道：「你剛才爲什麼要和馬斌拌嘴？你難道還不知道他是個急性兒嗎？要是你再把嘴兒逼了他，他便和你打起來了。」金濤邊自在收拾打獵的傢伙，邊微微噓了氣道：「嘻——你不知道那馬斌說來我和他是從小的弟兄，他只是自仗手段力氣，不懂得什麼。大蟲是比不得別的野獸，有時好幾十年竟難得碰到一只，我們打獵的要捕大蟲一年裏也祇有三四個月，是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和正月，這三四個月裏因爲有雪下，山上滿了雪，便依着虎爪路的印蹟來佈置陷阱和強弩藥箭，而且還要看那虎爪，要是它只伸開一個爪尖，它當天便要回來，是來不及佈置的。二個爪尖，要三天回來，也是來不及佈置的，須要有伸出三個爪尖，要六天纔回來，便可以佈置捕捉了。那馬斌他粗莽的趕，要是出了什麼亂子，那怎了得！」金濤的妻子相幫裝着火藥，向金濤視了一眼道：「那你不能不當心他的，要是出了什麼亂子，我們村上一响男安逸快樂的，便要鬧得不快樂起來了。」金濤點頭稱是，只聽得門外有人喊道：「金大哥你怎的還沒有預備好嗎？」金濤在裏聽得，禁不住笑向他的老婆道：「你瞧，馬斌，別人都還沒有急，惟有他一人却在那裏叫將起來？」他老婆道：「你也別說他了，他是個急性兒的人，咱們同他們總是老世交了，凡事須得彼此照拂。」金濤裝束了完畢，檢點了一下，再也不缺少什麼東西，便隨手在牆角裏取那桿五尖純鋼叉在手，走了出去。

門外的馬斌見金濤出來了，咕囉道：「金大哥你來的最遲，你不見我們都舒齊了，只候你一個人了。」

金濤道：「你急什麼，黑夜裏也不能打什麼大蟲，只不過是去認認路，去的人不要太多了，反覺不便，待我們探得清楚，再設陷阱來捕捉，最好是你今晚不要去了。」馬斌急道：「怎樣！誰道你要擠出我？」金濤忙道：「不是的，馬兄弟，我因為你凡事不顧一切，又是在黑夜裏恐怕要弄出——」馬斌不待他說完截住了道：「金大哥請你別這麼替我擔心，咱雖是粗蠢，却也不見得恁地不懂事的。」金濤道：「你既定要去，只要聽我的話。」馬斌嘴裏答允，心裏老大不快活的付着：他恐我不興，我偏要把一些手段給他們瞧，少停會咱班爛豹單獨便與那大蟲鬪，好教他們識得咱的厲害。想罷心裏快樂起來，將手裏握着的鋼叉忍不住在地上董的擲了一下。金濤合了七個人，連同自己和馬斌小龍寶一行十人，出了村莊向山坡上走去。

時候已過四更天氣，夜露正降得濃，山徑上帶些滑溜的難走，幸得他們都是爬山越嶺慣了的，一路上十分迅速，小龍寶在先領路，看看將到半山腰有一帶平坦的山路，兩旁滿長着沒膝的野柴草，不敢再走上去，回頭對金濤道：「金大哥我看再不能上去了，那孽畜便在上面了。」馬斌道：「媽的！你這小龍寶的胆，實是芝麻兒做的，便上去怎樣，難道大蟲會咬了你的頭，咱們十條漢子便拚不過一頭大蟲？」金濤道：「馬兄弟，我不是跟你說的嗎？這打虎比不得打別的野獸，憑你人多也不中用。」馬斌見金濤埋怨，嘴裏只是輕輕的咕囉了一下，再也不則聲。正在這時候，他們攜來的獵犬邊嗅着山上地不住的打轉，原來獵犬嗅到別的野獸的腳躓氣味，就得大聲咆哮，惟有嗅到獅虎的足躓只是低聲嗚嗚的叫着打轉。金濤見了便向衆人道：「大家快些就設法躲避罷，恐怕大蟲就在這兒了。」大夥兒聽話，便各找相當的處在去躲避，有的伏在亂柴草間，有的躲在樹上。不一會，果然山林間的風越來越大了，一陣風過，夾帶着腥味，金濤攀在樹枝向下望



得正切，只見由靠東的一個山峯上飛也似的跳出一頭白額猛虎，兩只虎眼燈也似的發出光來，咆哮一聲，只聽得山谷響應，林木間的樹葉隨同發出簌簌落下的一聲息。這時候一衆人都唬得伏在隱處，不敢稍出微聲，便是那數頭獵犬也伏在人旁，惟有馬斌心急膽癢，伏在亂草裏，取弓箭在手，瞄準了大蟲的眼珠，颯的一箭流星也似的射將出去，可巧猛虎側過頭去，那支箭却射在大蟲的嘴旁，便又大哮一聲，直跳起來，竄到對面突出的大山石上，不料小龍實和同村的獵戶蔣興旺都伏在那後背，見虎跳過來，以爲給虎瞧見來攔撲，唬得叫將起來，拔腿向崖下奔逃，豈知那虎正着痛要找對頭，聽得有聲音，回頭追過去，只一撲便追住了。還是龔興旺比較力大胆壯，見虎追來，便起手中鋼叉向虎擲去，那虎十分靈活，躲閃身子，又撲將來，蔣興旺措手不及，給虎撲倒了。金濤在樹上見了急把毒藥箭搭上弓弦射去，却射了個空，那虎把蔣興旺撲倒，低頭伸爪去蔣興旺臉上只一抓，蔣興旺臉上的皮肉帶眼珠一起給抓了下來，只聽得蔣興旺慘叫一聽，便無聲息。衆人急往來救那虎咬了幾口，向後山叢莽中跳躍而去。衆人見虎已去，走來看時，只見那蔣興旺臉上血肉糝糊，見了都酸鼻流淚。這時天色將明，東方已透出微白的光芒，衆人設法抬了蔣興旺的屍身，一路下山去。

自蔣興旺死了之後，過路的人白天裏也得成羣結隊的走過。金濤和獵人天天設法，奈何那頭猛虎，實是厲害，就是馬斌有一次險的也給那虎咬死，所以衆人連打小的野獸也不敢追趕的遠。這事情慢慢的傳到城裏官府知道，曉諭衆獵戶限期捕殺這虎。雖然官府追的緊，怎奈衆獵戶設法擺佈，挖了許多陷阱，那虎未曾踏中，有一次雖踏跌了下去，仍給這孽畜帶傷跳了出來，是以官府和獵戶都把這事當做心上的疣累，憂愁不已。尤其是那金濤，終天的設法央人。這一天，金濤家裏正坐着馬斌和小龍實等人在商談，忽然外面

走來一個肥壯的大漢，領下一繞黃鬚，一路大笑的進來道：「哈哈！金濤你這鎮山太保遇見了一頭大蟲，便做不像了。」金濤聽聲抬頭看時，也笑道：「我別笑我這鎮山太保做不像，我想你這花豹子也得給大蟲吃了。」那漢子道：「你也別儘向我取笑，我可問你，聽說限期又快到了，你打那大蟲難道還是沒把握？」金濤聽話，便現出愁苦的面色道：「有什麼法子，這幾天裏天氣雖冷，可是只不下雪，那大蟲又刁滑得很，實是難以得手——」金濤說到這裏停頓了一下，向大家臉上瞧了一會，見大家都露着愁苦的脸，不由搖了搖頭道：「咱們都是世代打獵的，難道這頭大蟲實是恁地厲害，把衆家弟兄都嚇退了不成？」那個叫做花豹子的漢子忽然跳起來道：「金濤你難道忘了一個英雄了嗎？要是他來了，別說一頭大蟲，就是三頭四頭，便恁地！」金濤急問道：「你說的是誰？」花豹子用他那粗得像蘿蔔乾也似的手指，摸領下的黃鬚道：「就是我和你我的拜把大哥，山東道上大名鼎鼎的飛天夜叉郁騰！」金濤喜得拍手道：「啊！好教我連天亂得忘個乾淨，可是不知道他仍在那亂石崗做他沒本錢的賣買嗎？」花豹子道：「他早洗手了，現在開了鏢局在那兒，我前月裏在山東道保一枝鏢銀，半途上正巧遇到他，倒是他還問你的近情，恨我那時沒知道這兒出現了大蟲，不然的話，我便約他同來。」金濤道：「如是說來，只得選是請你老哥和我同去走一遭，求他替我們除了這大蟲罷！」花豹子道：「這也使得，只是這裏去要費上三五天時日。」當下大家商議定了。金濤把這兒的事都交託給小龍寶和馬斌兩人。到了明天一早，花豹子和金濤各人備了馬匹，揮鞭向熹微的晨光裏去了。

自後馬斌和小龍寶一批人，也難得上山去守候大蟲，只等待金濤回來；過了二日，是正午的時分，馬斌

在村莊外面溪河邊走動，見對河一個小孩子看來不過八九歲模樣，梳着兩根小髮辮，手裏握着一管竹笛，起初以爲便是村裏人家的小孩子，待那小孩子從小木橋上走了過來，將近看得清楚時，覺得那小孩子十分陌生，這村裏從沒有這個小孩子見過，便打趣道：『小孩子，你找什麼？不是找個晚爸爸？』那小孩子見有人討他的便宜，瞪起兩只小眼道：『你這黑漢子好沒道理，回頭告訴我叔父。』馬斌見那小孩子生得白胖，更覺得歡喜上前笑道：『小孩子你別這麼兇，回頭你爸爸買糖你吃！』小孩子聽話把手裏的竹笛舉起來要打。馬斌正想挨上去，聽他打，只聽得那邊小木橋邊又走來幾個人，爲首一個少年穿着藍綢大褂子，梳得整齊的大辮子甩在後面一搖一擺的，正向這邊走來，喊道：『不要無禮打人！』那小孩子聽得回頭過去接應道：『叔父是那黑漢子討我的便宜，他說他是我的晚爸爸。』那少年道：『休亂說，人家好大的個子，會向你小孩子討便宜不成。』馬斌這時候反覺得羞愧起來，想要走開去，不料那少年身後跟着的二個人喊了起來：『喂！那黑漢子是不是馬斌！』馬斌抬頭看時，原來那個人是縣衙裏的公差，因爲有事交接過，故此認得。馬斌應道：『幾位老哥有什麼吩咐嗎？』那二個人跟着已走近來說：『這位英雄說是來打虎的，縣裏老爺便使喚我們領到這裏來。』馬斌道：『啊！是這位英雄來打虎嗎？』那少年道：『正是我要來打這大蟲，因見縣府裏有告示貼着說這裏有大蟲傷人，我想順便過來除掉。』馬斌向那人上下打量了一下，心裏尋思：這人好不自量，憑他這麼小個子，文縷縷的怎能打得下兇猛的大蟲，別說是打了，給那大蟲過來的一陣風便吹倒了。當下一衆人便走進村裏，馬斌領他們在自己家裏坐下，備過茶，公差問道：『馬斌，金濤怎麼不見？』馬斌道：『金濤纔動身去請金龍鏢局裏的花豹子英雄來打虎的。』公差道：『既有這英雄來也便』

好了。」馬斌見那少年的身裁小，早存了瞧不起的心思，加之他本是個心急人，也等不到一盅茶喝完，站起身來道：「我想這英雄既來替地方除害，那是越快越好，不妨趁現時就去，待打去了大蟲，我們大大的孝敬一番。」少年道：「這位說的是，便相煩引路咱們去去再來。」說罷也站起身來。一旁小龍寶道：「只是那大蟲恐怕白天不會來。」那少年道：「這倒不妨事，我有法兒可以引他出來。」馬斌也不搭話，便先在前面走，衆人隨了馬斌和小龍寶走出村莊，向山徑上走去。不一刻到了半山腰那一帶森林環繞的平坦處，小龍寶和衆人便站住，由馬斌一人領向山谷的高處去，那少年仍是攜着那個小孩子跟隨馬斌，馬斌回頭道：「這小孩子還是讓他與衆人在一起躲一會吧！」少年道：「不必的。」馬斌心下奇怪，也不十分勸他，引將上去。馬斌指着一個高聳入雲的山峯下邊的石洞道：「這裏是那大蟲時常出沒的，恐怕那大蟲就躲在這裏，更上去的一個洞，你說有本領引它出來，不妨試試，我現在可要下去了。」少年道：「好吧！你只顧去。」馬斌便趕下去，和衆人說：「那個小夥子，恐怕活不耐煩，想要領縣裏的賞錢，定要送與那大蟲做一頓點心罷了。」衆人聽話都笑了一笑，那公差道：「我們不妨各人爬上樹梢，向上面看他怎樣。」大家贊同，各自揀了樹爬在上面瞧。

那少年自馬斌走了去，攜着那小孩子再走上去，近了那大山洞的一棵樹下，少年便坐在樹下的一塊大石上，小孩子在腰裏解下一管竹笛，便嗚嗚的吹起來。馬斌躲在遠遠的樹梢上，見了險的笑將出來，呆一會，只覺得山林間起出風聲，那竹笛也越吹越動聽了。果然那頭大蟲猛然的從山谷裏跳出來，小孩子見大蟲已出來，也不吹笛，趕忙跑到少年身後躲了，那少年見虎出來大喝一聲：「孽畜！」那虎出來見有人在，

便猛力撲過來，只見那少年不慌不忙，在衣袖裏取出一柄小斧，昂首低身一偏，把小斧握舉在頭上，那虎撲過了少年的頭，只聽一聲咆哮，已跌在那裏死了。原來那虎的腹部已給劃了幾尺長的裂縫，直濺得山崖上一大灘殷紅的鮮血。馬斌和衆人，俱各躲在上樹上，瞧得明白，不由驚爲天神。都下得樹來，趕忙奔上山崖去，向他稱賀。小龍寶是個好事的人，也是出名的快腿，自先奔下山去，村上上去告訴。待奔到村裏，見金濤家的門口正擁着一大堆人，小龍寶正想上去看時，已被纜回家的金濤瞧見，喊道：「小龍寶，你們是不是剛才倍一個自縣裏領來的少年去打虎嗎？」小龍寶迎上來答道：「正是，那少年實是天神，那大蟲只一下子，便沒了命。我小龍寶出了娘胎也沒見那般好手段的大英雄。」金濤道：「你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小龍寶跌脚道：「啊！直把人高興得連名字也忘問了。」站在金濤後面的一個長臉大漢子道：「那少年現在可會去了？」小龍寶見那漢子也似乎有些認識的，心裏想定是金濤去請來的那個飛天夜叉，便含笑點頭道：「還沒有去哩！」金濤道：「這位英雄你不認識嗎？他便是飛天夜叉，又郁騰，好容易我把他請來了，不想太不巧也給那少年已除了大蟲，好叫郁大哥白走了一趟。」郁騰道：「大蟲既已給那少年除了，想那少年比大蟲要厲害的多，不妨待咱去見那少年。」金濤恐怕生事，想要攔阻，但郁騰是個使性慣了的人，却攔阻不住。金濤沒法，只有向花豹子丟眼色，花豹子會意，便向郁騰道：「郁大哥，咱們待他來不好見嗎？就是見了，也不能生事——」郁騰知道他們怕自己生事，笑道：「你們也太多慮了，我兀自和那少年有冤仇不成？」金濤便和花豹子郁騰小龍寶向山徑上走去。

那個飛天夜叉，又郁騰是有名的好手，隨身慣使二枝青鋼囊刺（著者註：囊刺較劍爲短，較匕首長，形狀

和劍同。鋒利無比，且能脫手飛斬，百步之內，百發百中。十分厲害。山東道上沒一個人不懼怕他的。他們一行正走到半山腰，只見山崖上一衆人也正走下來，兩下會面。馬斌是性急人，見金濤來了，要緊的趕上來喊道：「金大哥那位穿藍綢大褂的少年實是天神，那頭大蟲祇這麼很隨便的一下，就除了。」郁騰原先見小龍寶如何如何稱讚那少年已很不快，現在見這人也是這麼稱讚，反把自己冷了下去，心忖不給一點本領給他們瞧，反教自己埋沒了。想罷大喊道：「你們不要滅了咱們自己的志氣，難道咱們的一輩弟兄便除不了大蟲，也罷且瞧我的。」郁騰說話去背上抽下一枝囊刺，遙向那少年飛劍也似的擲去，那少年正和公差搭話，忽見劈面來了一枝飛劍也似的東西要躲也不及，便張開了嘴，待那囊刺飛入口中，用牙齒使勁一咬，只聽得輕聲一響，那囊刺便斷了，柄的一段落下山地，尖刺的一段含在口裏。那少年知道是有人不服，想試自己本領，也不則聲回過去，對那山峯石上，嘆的一口氣，把尖刺的一段噴了出去，只聽得山峯石上一聲響，火星迸裂，原來那一段純鋼的尖刺已陷入那山石中。大家見了，都不由驚佩不止。金濤忙上前陪話道：「我等有眼不識泰山，有冒犯大英雄請大英雄原諒，但不知大英雄尊姓大名？」那少年道：「那有什麼，咱們都是爲了替地方除害，不是爭什麼個人的威光。咱姓霍名元甲的便是。」

## 第七篇 呼腥風喚血雨妖邪摧生靈 招刀光弄劍影意氣壯山河

城牆的垛形，在漫天黃土的風塵中，展開迤邐蜿蜒的雄姿。

細砂粒雜在陽光中間，像是篩下來似的，把那人物城牆和遠山的樹木染成了馬糞般的灰黃色彩。

城門洞裏忙著進出的人羣和大騾車這天正逢廟會在那二枝高聳雲間的二只大木斗的旗杆對面大廟場廣闊的空地上擠滿了蠕動的人頭都是燒香拜佛或是來看大場上玩雜耍戲的人那個整年的吃了自己飯愛管別人閑事的快嘴李和照例托着他那頭百靈鳥籠來回的在人羣裏瞧熱鬧。他來回在廟的四圍瞧了好幾圈覺得那些弄雜耍戲的都十分平常瞧不出什麼趣味來便慢慢的走出廟場走到外圍突然一大羣人正在看什麼的轟聲喊起『好』來他跟着聲音轉眼瞧時只見人羣堵住了圍牆也似的一大圈都在看那賣解的一個女子那女子生得十分風騷她那水蛇樣的腰嫵媚的眼珠吸住了人們的心靈她正在條丈來長的繩索上嫵著身子如走平地般的顧盼自若快嘴李和不由也附隨喝了一聲彩便擁進人羣裏站住了瞧那女子又做出單腿移行點水蜻蜓等各種驚人的姿態圍着瞧的人們像瘋狂了似的連聲喊個不止於是驚動了別處看閑的人都走攆來越圍越多了。

快嘴李和擠在人叢裏一手高高托起了鳥籠一手無法用力阻避羣衆的搖動給擁來又擁去的擁到最前的一排那賣解的人見人頭擁擠過來場子的地位給圍得小了立出一個領下生着一繞濃鬚的黑面漢子抱拳向衆人道：

『咱們弟兄和姊妹幾個路過貴處可巧貴處這裏有香會得使咱們向諸位借些路費——』

那漢子話未說完場子裏又走出個身材矮小細目尖臉的漢子一只手裏拿了兩個比鵝蛋還大的鐵彈不住的循環地向空中邊拋邊走向人叢面前待走得切近兩眼露出陰險光彩向人叢裏不住的注視手裏的鐵彈不住的向人們臉上打過來似的站在前排的人恐怕真的給打着了可不是玩的唬得用力往後

退去。快嘴李和正對那走在繩索上的女子瞧得有趣，突然覺個一個很大的鐵彈向自己頭上打來，兀的吃了一大唬，想要開口謾罵，那漢子已走了過去，便只嘴裏咕嚕了一下，又盯住了那走在繩索上的女子，張開了嘴堆着笑。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了，快嘴李和雜在人叢中給擠得站不住身子，到東到西的，一手又要托那鳥籠，險的鳥籠從手裏給擠得掉落下來。他惱了，怒氣破口便罵，但是在他周圍多的是小孩子，他罵了一會，自己覺得好笑起來。看熱鬧的人正都向場裏丟錢，那個走繩索的女子也已跳在平地上，把二只俏眼兒只任人叢裏瞟，引得李和心眼上也醜着些兒麻癢，凝神注望着那女子，覺得有些恍惚，不知怎麼的忽然那個黑臉濃鬚的漢子惱怒地噉罵着道：「看着這兒許多人，竟沒一個是大老，咱們玩了這許多時候，還湊不到五十個錢，也罷了——」接着那女子和玩耍的伙計都已在幫着收拾場子，看閑的人，見場子散了，便絡繹離開去。李和正瞧着那女子着迷，一時那肯走開，等待他們收拾完了，只見抬箱裝籠的好多的東西，把來都裝上他們自己帶來的大車上。李和看了，心下疑慮道：「這一班玩耍的人竟有這許多箱籠，幹什麼用呢？」眼見他們都走遠了，那個走繩索的女子躲在大車箱裏，偶然從車箱後方孔裏望着，李和看得親切，以為那女子實是對自己有了心意，便不自主地跟着走去，原以為他們只不過打尖在冷僻地段的什麼店子裏，不料越走越遠，出了城關已到郊外，李和長驅胖大，本來就走不多路，這時候累得氣喘喘地手裏托着的鳥籠東倒西歪的，籠裏的鳥只是亂撲亂叫，不得已停住脚，眼送那幾輛大車揚起的一陣塵沙呆住了，起衣袖來抹着滿頭的汗珠，心裏罵道：「倒運的，這班玩耍的怎住到城外這多遠的地方來，害得咱苦了兩腿！」一會想起，這又不是他們累自己的，可憐自己給那女子迷住了，只顧奔來，反覺得好笑起來。找了路旁



大石上坐下把鳥籠放在一旁待氣喘逐漸平靜下去，回頭再望那幾輛大車已給那山坡的大樹林遮掩去了，遠遠還聽得驟腳奔踏和輪軸顛動在山地發出的寂寞的聲音。

太陽快墜入山凹中去了，四圍的雲彩閃出燦爛美麗的黃昏景象，突然從山坡那裏的樹林裏轉出一個少年人來，很匆促地向這邊走近來，見了坐在路旁大石上的李和笑了一笑，李和是有名的快嘴，動不動就得罵人，見那少年無端的向身上笑了笑，以為那少年是輕蔑自己，便破口罵道：「鬼賊的王八羔子，對你老子笑什麼，難道你的媽瞧上了咱不成！」那少年聽得清切，也不發怒回罵，逕自去了。李和見他無理，側過身子背對着那少年，嘴裏還是咕嚕不止，忽然兀的一下，覺得身子坐不住，跌了一個仰蹺交，兩股十分痛楚，爬起身來急待看時，原來自己身上坐着的大石已滾到幾丈外的遠處去了。見那少年站在那裏望着他發笑，李和知道是那少年作弄自己，惡狠狠的罵道：「好個小油子，是你作弄老子不成，且瞧你老子的厲害，也教你下會看重咱老子。」李和話未說完，一手就地抓了一把塵土，用足功勁手掌一捻，塵土給揉得細粉也似的從手掌裏，長線般地飛向那少年的臉上，少年見了吃了一驚，想不到那矮胖的傢伙有這麼套本領，趕忙閃身撲地避去，待李和抓第二把塵土打去時，少年已霍的從地上躍起，飛也似的向那大森林中奔去了。

李和見那少年動作敏捷，也奈何他不得，只得爬起身來，拂去了身上沾染的塵土，回頭去拿鳥籠，不料那鳥籠已是沒有的了，李和兀自呆了一會，心想剛纔鳥籠還在身旁的，怎麼一瞬間便不見了，要不是給那少年拿去了？但是四野裏茫茫無人跡，祇有一抹斜陽，掩照着蒼鬱的森林，發出木葉的簌簌聲，幾只歸鴉迴翔

在黃昏的空中

李和眼瞧時間不早，城門快將關閉，也顧不得找尋少年索還那頭鳥來，一路踉蹌回去，心頭懊惱萬分。待到城門，只見一個年約三十多歲，滿臉大麻子的，渾號叫做四脚蛇的鄭老黑迎面走來，笑道：「李大哥道麼好興緻的，走了這許多路，追逐一個走繩索的女子，可是快樂了兩眼，却苦了兩腿。」李和不由臉上烘熱的飛過一陣紅道：「老黑你老是胡說八道的造什麼虛話，留心割了你的舌頭。」鄭老黑聽話大笑起來，用手指着李和道：「我的舌頭倒不會割成，苦的是費了好多心思養了一頭八哥鳥，只爲了瞧一會美人兒便瞧得無形的沒了。」李和知道鄭老黑已經完全明白了自己的事情，再也不能抵賴了，只得迎前笑道：「不瞞你說，咱向來不好女色，不知怎的今天在那大廟場上遇見了一個弄走繩索玩意的粉頭，確是生的好，便不知怎麼迷迷糊糊的見他們收了場也跟隨着出了城門，但是走的不遠，便自不跟了。」鄭老黑道：「單是你的腿還能夠趕得上那幾輛大車，也不見得就此停了的吧？」李和央告道：「好了，我的哥，你既知道詳細，咱們也不說虛話，請你把我的那頭鳥還了吧，可是我却不知道你怎麼會知道得這麼仔細？」鄭老黑把手在空中一揮道：「嘿，告訴你，雖然你是熟悉江湖上事的人，可是還及不來咱的手段。」李和有些不懂他說的話，懷疑地問道：「你怎麼說，難道剛纔那個向我嘻笑的少年，便是你裝扮的不成？」鄭老黑道：「那不是，可是和我却一樣。」李和聽了更茫然的捉不定主見，兩眼不住的盯着鄭老黑，好像要在他的臉上看出究竟來似的。鄭老黑見他呆怔怔的模樣，不覺啾啾的笑了出來，拉着他的手邊走邊道：「我瞧你今天變做呆子了，實在情形到我家裏去告訴你罷！」兩人一路說笑進城，到了一條胡同裏拐灣，那胡同裏大都是古

老的大院子。那李和跟鄭老黑走到他家院子的門前，突的給怔了一下，原來剛纔在城外同自己笑弄的少年正坐在那院子裏的石櫺上，儘對着自己露着笑臉。反使李和有些徬促不安，還是鄭老黑走來跟他說明。這是他的友人，那少年笑着道：「剛纔開罪處，請你原諒咱罷。」李和不好意思似地囁嚅道：「不打緊，不打緊，只是……」那少年道：「不瞞的話，我並不是有意要來作弄你，爲的是要來告訴你一件重要的事！」李和呆了一下，心想自己和他素不相識，有什麼要緊事值得他這麼的注意，因急問道：「不知有什麼重要事情！」鄭老黑插嘴說：「李大哥我們進屋子裏來談罷。」於是三人走進中間那堂屋裏坐下，鄭老黑指着少年向李和道：「這位英雄名叫焦明，因爲他自小練的一身輕功，走起路來飛一般的快，江湖上便稱他冲天鷄子，他因和我盟兄千里紅黃龍是知交，前年他和我的盟兄黃龍在鐵盤山和一個惡道人叫做天魔道人的交手，我的盟兄黃龍給傷了性命，臨死的當兒囑他找我合了夥去報仇雪恨，可是他找了我一年多纔在四天前和我碰面，我們正在這裏商議報仇的辦法。他天天出外去探仇人的行踪，不想今天他在無意中見到你不知死活的竟瞧中了我的仇人的爪牙，他因此玩弄了你一下。」李和道：「老黑，你的話越說越不懂了，我瞧中了那個走繩索的粉頭，又有什麼了不得，怎說我不知死活呢？」那個叫做冲天鷄子的焦明道：「李大哥你不知道這裏面的究竟，也怪你不得，那個粉頭，你道是誰？她就是北方有名的孔雀女，還有那拋鐵彈的漢子便是她的哥哥叫做孔大星，那個向衆人索銀的叫做混天龍，還有那些壯漢，也是十分了得的好手，全是鐵盤山上天魔道人的爪牙，聽說那天魔道人要鍊什麼飛劍，用七十二個童子和三十六個胞胎，所以特地派了他們下山採取，假借買解弄玩的意名，來遮蓋人們的耳目，實則是專爲做此陰無天日

的事。近來我因為留神他們行動，預備報仇，又恨沒機會，這次跟踪他們一夥人下山，來到這裏，巧又遇見了鄭大哥，今天我和鄭大哥兩人去廟場上看他們動靜，他們見人多熱鬧，不敢下手，迷捉小孩子，你不見他們的大木箱不是多得很多嗎？這都是預備裝小孩子用的。鄭大哥在人叢中見了你，就告訴我，本要叫應你，但見你正給那買解的粉頭迷住，我便阻住鄭大哥看你怎麼着，後來他們散場離去，果然你跟他們走出城去，當時留鄭大哥在城門口，我便一人追趕上去，抄在你的前面，現在你的鳥籠不是掛在那窗上嗎？」焦明諒着，指向那南面的小窗子，李和跟着回頭去看，果然那鳥籠好好的掛在窗框上，心下想那少年實是了得，走得恁地快，自己不覺有些慚愧。鄭老黑見李和如此，把話打岔開去道：「李大哥我們爲了這事，正想和你相商，我們怎樣除了這個大害，又報了這仇恨？」李和道：「那祇要待他們明天再到廟場上買解，好得老黑你是在衙門裏當事的，派幾個弟兄來把他們捉將官裏去發辦就是了。」鄭老黑笑道：「你說得容易，他們一個個都是好手，非但捉他的不下，恐怕還要吃他的虧處哩。」李和道：「那麼我到鏢局裏去喚幾名來幫一下如何？」焦明搖頭道：「不是看輕了李大哥鏢局裏的英雄們，實在他們不是普通的強盜！」李和暴躁地道：「你們說他們怎麼利害，我到不信他們真是三頭六臂的恁地了得，不要多說明天咱們準備和他們併一下是了。」三人正說得起了勁，屋外突然有人哈哈笑着喊道：「好小子，你們竟敢來被天魔大師的好事嗎？」三人在屋內都吃了一驚，還是焦明胆大，手脚敏捷，從椅上跳起來，在腰間抽出那三節棍在手，逕向屋外奔去，只見屋簷下玉樹也似的站着一個少年，焦明也不打話，舉棍攔腰便掃，這時李和鄭老黑也跟踪出來，各執扑刀向這少年頭上砍來，少年也不避讓，待刀棍臨到身上，反用力迎上去，說也奇怪，那刀棍似乎

碰到了硬石般的少年，非但不喊痛，更笑得自然，指着他們三人道：「你們喜歡怎樣砍怎樣打，便弄個爽快，但是直僵自己的手別來冤我！」三人也不回話，各自狠命的砍打了一會，自覺沒趣，焦明見不是敵手，暗示眼色，反身要逃。忽然那少年笑道：「你們弄得這久也，許手也酸了，是不是想要逃了？可是你們不必逃，我又不是要你們恁地儘可站着談談。」鄭老黑知道逃也是逃不成的，又見他並沒有加害的形狀，便住手問道：「你且怎樣說來？」那少年道：「我又不是天魔道人一派中的人，因為前幾天路過這兒，有事担攔了幾天，昨日裏在大廟的場上見有一處買解的人，鬼鬼祟祟的，我一望知道不是正路，又見你們三人都對他們很留神偵察似的，尤其的大胖的那位，好像已瞧中了那個買解的女子，直跟他們到城外去！」李和聽到在談說他，臉上禁不住飛過一陣燥熱，假意回頭去瞧閑。焦明道：「既然英雄知道了這些，能幫助我們剷除這個大害嗎？」那少年道：「當然的，我爲了急切要找幾個英雄同去除了他們！」鄭老黑道：「願聞英雄的大名。」那少年道：「咱名叫霍元甲。」焦明道：「哦——原來是霍大英雄，久聞江湖上說起霍大英雄了，今日相見，果不虛傳。」李和見來的那少年便這霍元甲，心裏傳聞得如天神一樣的霍元甲，我道是怎樣頂天立地的漢子，原來也恁地的。先存了三分不服的觀念，因道：「霍英雄，你瞧咱你怎樣去剷除他們呢？」霍元甲笑道：「祇單跟他們的那個女子去給交情便可除了。」焦明和鄭老黑都大笑起來，便請霍元甲進屋子裏去，鄭老黑備了菜饌，四人飲酒談話，直到深夜時分，纔罷。

這正是月朗風清的夜間，霍元甲和他飲罷正坐在堂屋裏，忽然跳了起來，一聲喊捉，身子便飛也似的從南窗裏竄了出去，焦明和鄭老黑趕忙取了傢伙，都跟着出去，祇留下李和却呼呼的睡在坑上。

霍元甲到了屋外抬頭望去，在銀色的月光下，瞧得清切，一個穿着夜行衣的漢子用燕子穿簾的姿勢倒掛在屋簷下，那人見另外窗中有人竄出，趕忙，鷓子翻身般地站在屋頂上，說時遲那時快，霍元甲俯身拾了塊二十來斤重的石頭，略用功勁打去，屋上的人想要躲閃也不及，給着了一下，只聽得哎喲一聲，那人瓜也似的從屋面上滾了下來，焦明可巧出來，見了趕上來一棍，鄭老黑跟着舉刀要砍，霍元甲阻止道：「且留着他，有話好問——」話未說完，只見李和在屋子裏大喊：「啊！老黑天坍下來了！」一會，獨自罵道：「媽的原來是塊大石頭，是那個狗畜的從屋子上拋下來，把屋面也打了個窟窿哩！」鄭老黑在屋外聽了好笑起來：「不是石子，也不是天坍，恐怕是你白天見的那粉頭從天上降下來了。」李和一路罵着，走出屋來道：「什麼！你們都站在外面喝露水嗎？」焦明指着地下的那個被綁住的人向李和道：「你瞧，這是什麼東西？」李和見地上黑滾滾的一團，仔細一瞧原來是個漢子，那張臉好像日間在廟上買解場子上見過的。鄭老黑笑道：「你認清楚沒有，是不是你的大舅子？」大家都笑着把那人拖進屋裏，鄭老黑恐怕他有同黨來救，要連夜綁到縣裏，霍元甲阻止不許，恐怕打草驚蛇反給他們一夥人都逃了，不如把這人當作食餌來勾引他們都來落網，霍元甲先問他的姓名，那人自稱叫做穿山甲周旭，霍元甲用正義的話勸化了他，使他自願說出始末。原來到這兒來也並不是特意來偵察的，今夜他們一行出發做盜胎的有三個人，便是飛天流星孔大星和混天龍宓成，因為他適從屋面上經過，見屋內燈光還亮着，正要探看，却見另外那窗上竄出你們英雄來把我擒住，霍元甲道：「你可知道，那鐵盤山上的天魔道人是個白蓮教之流的東西，他要一點小戲法給你們瞧，你們便相信他真有法道，他說知七十二個童子，三十六個胞胎來鍊什麼劍也都是假

的，他無非想把這些東西來做藥，滋補他那淫樂女子已久的虛弱身體，可憐你們執迷不醒，助他作惡，做此慘無人道的行爲。」周旭道：「英雄我已覺悟，但是不知英雄怎生會知道天魔道人的內幕的呢？」霍元甲道：「我有一個朋友叫做大刀王五，曾告訴過我，我早想除了他，可恨沒有機會找到他，這次路過這兒，見你們那胃解的班子，識破你們不是好人，後來跟蹤着他們，由他們說出來，知道你們都是天魔的手下。」周旭道：「英雄要去除他，只恐不能，一因鐵盤山的地形險惡，防佈嚴密，難得上來，二來那天魔道人功夫很好，又有法術。」霍元甲道：「咱霍元甲便不怕他的法術和防佈嚴密。」周旭道：「原來英雄就是霍元甲！」李和道：「你既知道是霍元甲，快把秘密都說清楚，還有今夜和你一起出來的孔大星和宓成現在那裏？」霍元甲道：「真的，我把話說岔開了去，那孔大星和宓成現在還在城裏嗎？」周旭說：「孔大星是往城裏南大街青石巷一帶的幾戶人家盜胎，那幾家門上都用白粉畫着圈兒，宓成是往黃龍橋一帶的幾戶人家。」李和道：「那麼你快起來引領我們同去。」周旭忍痛道：「你那英雄不知道，我給霍大英雄不知怎麼的一下，打斷了腿骨，兀在這兒疼痛的緊哩！」霍元甲站起身來吩咐道：「李英雄你留在家裏看守，咱們三人去去就來。」李和咕囁道：「怎麼你們倒去殺個爽快，獨讓咱留在這兒，看這傢伙俟氣悶，好得他的腳骨斷了，又是綁了怎跑得了。」三人勸了一會，李和方纔答應，三人一行到得大街上，霍元甲恐怕遲了多給那兩盜多傷生命，便使焦明和鄭老黑先去青龍橋一帶去找宓成，自己先去青石一帶找孔大星。鄭老黑告訴了霍元甲兩處的路由，三人分途趕去。霍元甲獨自奔往青石巷，到得那兒一條深長的裏巷，靜寂地連一絲聲息也沒有，霍元甲挨戶的留神瞧兩傍人家的門上可有白粉圈兒，突然在長巷中段的一戶人家的黑門，明晰地

顯出個白圈兒，那家窗上還亮着燈光，霍元甲一躍登屋，靜聽屋裏聲息，却靜寂地好像屋子裏沒有人，急用燕子穿簾的姿勢，倒掛在屋簷下，在窗縫裏瞧時，那孔大星綁住了一個少婦，端了一木盆熱水，撒着那少婦的腹部，欲行盜胎，霍元甲忍不住反手取了一疊瓦片在手，一手打開窗子，大喝一聲，照準孔大星像飛蝗般地接連打去，那孔大星眼明手快，見有人自窗口跳進來，便放下少婦，急忙躲閃，肩頭上已中了兩下，這時霍元甲已趨身進房，孔大星就腰間取出雙刀，直向霍元甲來取，霍元甲並不畏懼，挺身上前任他砍斬，只是伸展臂膀來擒孔大星，孔大星見不是敵手，急向後退，探鏢囊中取出毒藥鏢，向霍元甲打去，霍元甲何等敏捷，早躲過一傍，隨了取了房裏的插花瓶，直往孔大星頭部打去，孔大星還沒看清那人給自己鏢打中了沒有，怎提防有花瓶飛來，花瓶在頭上碰個粉碎，霍元甲搶步上前，起手掌向孔大星的兩肩劈下，祇聽得輕微的一聲，孔大星的手節骨早脫了節，兩手再也舉不起來，霍元甲鬆了少婦的綁，也來不及多話，抓住了孔大星的後頸，連人往窗外一丟，然後自己跳出窗子，再拖住了孔大星飛也似的找路奔往青龍橋，走不多遠，黑暗裏只聽得兵刃交鬪的碰擊聲，到了大街盡頭的一座大石橋下，果然見三條黑影來往的在那邊橋塊下盤旋交戰，霍元甲拖了孔大星走過大石橋，那邊焦明和鄭老黑見霍元甲已來，都心喜起來，鄭老黑氣喘喘地道：「霍大英雄，你來得好，那廝厲害咱們吃不住他。」霍元甲道：「你們別慌，咱來也。」話罷把孔大星の後腿骨只一拍，孔大星的腿骨折了，站不住倒在地上，霍元甲迎上去和混天龍這成交手，這成兒又來了個幫手，撒抖精神，舞動雙鉤，也不畏退，反笑道：「哈哈，你們別說一個幫手，便是來十個却恁地！」霍元甲也不回話，只是進逼上去，這成兒似赤手空拳以爲此人自討死路，但是自己雙鉤儘似雨一般地向他身上進逼，



可是終着不得他身子，便知道此人厲害，自思久戰無益，不如用暗器傷他，好得自己毒藥鍊就的鐵蓮花，祇要着了這一點，任你金剛也得喪命。想罷把雙鉤向焦明虛晃一下，跳出圈子向那院落後的竹林傍去，伸手探出鐵蓮花在手，準備着。霍元甲知道這成的鬼計，回頭吩咐焦明鄭老黑道：「你們二人看守地下的那個，待我一人去擒那廝。」說罷直追前去，這成返身再戰。霍元甲恐怕這成那副怪模樣的雙鉤上有毒，不敢用手臂去迎，待切近竹林，忽一閃身，隨手拔了枝青竹在手，奔上去再和這成交手。這成用鉤只一削，便把青竹生着枝葉的上端削去了一節，不由得哈哈大笑道：「好傢伙，我以為你是梁山上好漢，魯智深倒拔楊柳，却原來是這麼一枝細竹兒。」霍元甲見他削去了枝葉的一節，正好使勁，便使得帶一般地軟，在夜空中呼呼作響，向這成上下週身進逼。這成左右招架，但是再也並不到那竹竿兒，不留神自己身上早已着了幾下，疼痛得混身酸麻，暗暗叫苦。一壁招架，一壁盤算，退了幾步，雙鉤併握在一手，一手使勁一揚，那鐵蓮花便展開瓣刺來，猛向霍元甲頭臉上飛來。霍元甲起竹竿兒向那鐵蓮花上只一抖，那鐵蓮花又回了過去。幸得這成閃得快，否則反打着自己。這成見到這樣，再也不敢延擱時間，反身直向城關那向逃去。霍元甲那裏肯捨，趕上一步用竹竿兒向他背上一點，這成酸麻得再也忍不住了，倒下身子。霍元甲一抓手，提起了碩大體軀的這成，便和焦明鄭老黑帶了孔大星，一行回到鄭老黑家裏。

經過了霍元甲一夜感化的結果，這成孔大星和周旭三人都覺悟過來，大家商議去消滅天魔道人的計劃。霍元甲自願獨自往鐵盤山誅滅天魔道人。祇要孔大星這成和周旭用計把他帶進山寨裏去，大家議定計劃把焦明綁住，假說是給他們在途上擒住的。李和鄭老黑霍元甲便都是去投順的，當下這成孔大星

先回出城外，領了衆人在大松林山坡下等候。霍元甲替周旭醫治了腿，由李和扶着走，各人身上備好了小瓶，裏面貯滿了鷄狗血，提防妖邪的法道，各人懷了利器，趁着拂曉的晨光裏，向城外郊野走去。

李和扶着周旭，一路咕囉着，待到大松林山坡下，孔大星等人已候在那裏，衆人都上得大車，一路向鐵籠山進發。一路的野景幽靜美麗，看得李和心花怒放，他眼望着前一輛車上後洞窺得見的孔雀女的那股妖媚勁兒發怔，鄭老黑與李和同車，見他如此，輕聲笑道：「你老是盯着那粉頭做什麼？要是這次的事成了，請霍英雄替你做媒如何？」李和笑了一笑，但又怕羞似地道：「老黑你又來了。」如是曉行夜宿，不到二天，便到了鐵籠山，只見山勢雄巍，高峯插天，山上樹木蒼鬱，花草翠紅，衆人下得大車，自有隨從嘍囉們搬運，山脚下設立的么店子，都是山上派下來做耳目的，現今見山上的頭目回山，都出店來招呼，宓成孔大星霍元甲鄭老黑李和等押了焦明先上山，周旭由小嘍囉扶着也跟上去，霍元甲衆人來到山寨大廳上，那是一排五大間的大屋子，早由小嘍囉進裏通知道童，由道童進密室去報告，天魔道人聽說宓成孔大星一行人回山，想是採到了所稟的東西，與匆匆的出來，踏到大廳上，已由宓成告訴下山行事偏遇到了焦明破壞等話，道人大怒，欲殺焦明，正在這時，鄭老黑把綁住的活繩結抽了，焦明脫綁，把在傍的小嘍囉的刀搶到手裏，便向道人砍去，衆人見焦明動手，各自執刀在手，天魔道人見勢不佳，大喝道：「你們都反了不成？」話未說完，焦明的刀已砍倒道人的頭上，道人屹然不動，霍元甲上前兩手向道人的太陽兩穴插去，道人見來勢凶猛，略低頭伸兩手格開，一反手抓住了霍元甲兩手，心想只一抖手，便把這人週身骨架拆碎，再一把，丟出廳外去，那裏知道他握住了霍元甲的手，休想動得分毫，道人起先祇用七分功勁，後來全部功勁用足，剛纔

兩人兩手握住，在傍人看來却不見動人，那知道兩人功勁都不小，脚下的大方磚都裂碎陷了下去，衆人只顧混亂地廝殺也沒注意，這歷有了半個時辰，天魔道人的心腹殺的殺了，躲的躲了，焦明鄭老黑等都來幫霍元甲，這時候天魔道人因為酒色過度，功勁究竟不能持久，那裏再抵得霍元甲的神力，狠命一推，掙脫了手風一般地趨到廳外山頂的平坦處，口中唸唸有詞的作起法來，不一時天色似乎黑暗起來，鄭老黑等急出懷中小瓶裏的鷄狗血灑灑，果然頓時黑暗消散，道人見了大怒，見山峯上一枝丈來高，二人圍抱大小的石筍，起手掌只一劈，石筍便崩下來，托在手裏向衆人飛壓過去，霍元甲見了躍迎上去，兩手用盡了功勁在人石筍上只一拍，石筍便爆裂開來，飛蝗也似的小石子都十分有力地向道人周身襲去，道人那裏躲得及，兩眼珠着了石子，痛得流出血來，焦明何等敏捷，使出那輕身的絕技，趁道人在揉眼時，早已飛上去，望準道人咽喉上嗆味一刺，道人盡重的身軀便倒在山地上，殷紅的血流了滿地。

## 第八篇 夜半飛頭豪客留名 古堡濺血英雄大義

燭炬照煌在螭殼窗上，顯得陰沉恐怖的形色，一搖一晃的，閃動着來往忙碌的黑影，隨着裏面發出尖厲的慘呼，由高而逐漸輕緩下來，在黑夜死一樣靜寂的空氣中，給沾染得更陰沈而恐怖了。

在高燒着燭炬的下面，坐着個山羊似的瘦臉，領下留着一撮短鬚的中年人，兩只鼠目盯住着幾個家奴，正用着燒紅了的烙鐵，燙到那個被綁住了的黃臉漢子身上，發出輕輕的吱吱聲，隨着冒出一股難聞的臭味，那黃臉漢子先是高聲慘呼，隨後便慢慢低哼，甚至無聲息了，只見他瞪起鼠目，用手碰擊着陰木嵌成

花紋的紅木琴桌道：「怎麼那不中用的傢伙死了嗎？」一個體軀健壯的家奴走近來回話道：「老爺！那傢伙真不中用，起先破口就罵人，不料只有一烙鉄便沒了聲息，看樣子不快一點救，準是沒了命。」那個山羊臉似的中年人道：「也罷！用水噴一下看，要是死了，把來丟在後面土牢裏喂了那幾條蟒蛇和穿山甲。」那家奴連聲道是，便去用冷水噴向那死昏去了的黃臉漢子。候了許久時候，那黃臉漢子纔慢慢甦醒過來，微微睜開眼來，嘴裏呻吟不絕。那個坐在燭炬下山羊似的瘦臉中年人，見他醒回來，便舉手向桌上一擊，道：「這可知道我老爺的厲害了，你怎樣？」黃臉漢子聽話，忍住了呻吟罵道：「你碰到了別人，也許吃不住你的刑具，被你淫威壓服，可是我……我……是甯死不屈服，有一天，你這賊有惡貫盈滿的時候。」那個山羊似的瘦臉中年人怒道：「好！你這狗蛋，竟敢連連侮辱我老爺，這裏晏家堡誰不知道我摸天太歲晏麟的厲害，便是江湖上一等的好漢路過這兒，也得先來拜訪咱家，咱因是瞧得上你家姑娘，認你做老丈，不料你這不識抬舉的老東西——也罷，你們把他推到後面土牢裏去再說，且再把那個欠田租的鍾老頭兒抓來問。」衆奴們應了一聲，二個家奴推了那個綁着的黃臉漢子出去，由那長長的迴廊上走去，正走到大屋子貫通到那花園裏的迴廊盡頭，近着上面有着「弄月」二個字的圓形園門口，夜月正給烏雲遮掩，一陣風過，連那迴廊上掛着的油燈都給吹熄了，突然一個家奴怪叫起來道：「升保，你怎麼括起咱的耳掌來了？」一個叫做升保的家奴詫異地回道：「小根你別胡說，咱怎麼擱你幹嗎？」那個小根躁跳道：「你不打，難道是這個兩手被綁住着的黃吉打的不成？」升保道：「那我也——」正說到這裏，升保的臉上也給火辣辣的擱了一掌，接着跳道：「你這混蛋，你話也沒有跟我說明，怎麼便擱了我一掌？」小根道：「你自己先擱了我，

我却不會擱還你，你怎反來誣我！」兩人爭執，暗中認清了各自抓着衣襟，似乎要打架起來。正在這時，花園大池塘假山那邊轉出來個身材魁梧，眼闊臉的漢子來，在黑暗中見他兩個在爭嘴，吆喝道：「你們兩個死在這裏鬧什麼？」小根回頭一望，見是晏麟的妻舅黑虎將軍姜元，忙道：「舅老爺你且來評理，是誰的不是，他暗裏擱了我耳掌，還誣我也還他的。」姜元走近來時，升保忙辯道：「舅老爺別信他的鬼話，他要擱我，假說我先擱了他，便借端來擱我。」姜元忙擺手道：「你們兩人都不要鬧，我且問你們兩人深夜來園裏作甚？」小根道：「是老爺命我們把昨天搶來的那個姑娘的爸黃吉那傢伙，拷問了一會，關到後面土牢裏去，不料走出迴廊，繞到這裏，升保他便暗裏擱我。」升保要待說話時，姜元阻住道：「那麼你們押解的黃吉那傢伙呢？」小根升保兩人回頭看時，背後已沒了那黃吉的人，升保叫道：「啊！那傢伙也許趁我們兩人爭鬧時便走了，可是他的兩手被綁住，剛纔上過重刑，那兒走得遠，這花園裏又到處有機關在，陌生的人，永也走不出花園的，我們快去找來，打他個臭死！」小根見走失了黃吉，也不敢再爭論，就跟著升保各處找尋，姜元見兩人走了，叮嚀道：「你們兩人實是糊塗，幸虧在自己園裏，不然的話，你們兩人怎了？快去找到關到土牢裏再說。」兩人也不回話，急急匆匆地沿着那池塘一帶假山石邊去找尋，姜元見兩人走去，暗自好笑，那兩個傻頭獸狀的傢伙，自己便向迴廊裏走去，只見迴廊裏黑漆漆的一片，嘴裏咕囉道：「媽的！怎麼今天那些賴傢伙連燈都不加油了，這麼長的迴廊裏沒了火，怎能走人？」正走間，突然對面和一個人猛撞了一下，覺得來人力量不小，把自己撞得接連倒退，險的跌倒，心忖：那傢伙着實有些功勁，這五百里周圍的地面上，誰不知道自己黑虎將軍的厲害，休說有人能撞得他倒退，就是一枝五人圍抱的大樹，祇要自己伸手一劈，便也

拆斷了下來，姐丈的家裏那裏有比他更好的身手，竟把他撞得如是，因此大聲喝道：「那個狗蛋走路，竟敢這樣冒失，衝撞了姜老爺！」姜元這麼說時，臉上忽然拍的給摑了一掌，熱辣辣的覺得疼痛，不覺咆哮罵道：「那個吃了大蟲的胆豹子的肝，敢這樣放肆，可知道黑虎將軍的厲害！」可是姜元儘是怒氣沖沖，臉上又給着了一掌，姜元知道這決不是府裏的人所敢做，又想起剛纔小根和升保二個傻子的事，更明白起來，便大聲喝道：「那裏來的鼠輩，敢到這兒來撒野，戲弄爺爺，不要走，且吃我的手段！」姜元使起勁來，向黑暗的四下裏一路舞動拳腿打去。好一會，天空的月亮，又從濃密的烏雲後透露出來，灑着清明的光線到迴廊上，姜元看清了周圍，忙用眼向四下裏找尋，那裏有半個人影，原來自己空自在那裏發的傻勁，不覺慚恨交加，趁着月光走到那廂大屋子裏去，推開裝着蠟殼長門，見晏麟坐在燭炬下罵道：「你這狗賊，怎的田租欠了這麼久不付，你要知道晏老爺不是好惹的，今天老爺不給點顏色你看，你也不知道我的厲害！」幾個家奴手裏執着皮鞭不住的向那個被綁住在地上，只是呻吟的鍾老兒，揪撻着，鞭子在空中呼呼的作響，姜元踏走屋來，晏麟先自見了招呼道：「舅弟你怎的這麼深晚還未睡？」姜元應道：「我因為梁忠勳那件事，只在那兒想怎麼應付他們，所以睡不着，起身來往後園土牢子裏走了一趟，向那搗來的梁忠勳恐嚇了一會，可是那小子却老口得很，非但不肯說出實話，反是胡說八道的謊話了一頓，幸虧我察破是他的鬼話，不然反中了他的計！」晏麟道：「這些人都是壞蛋，刁滑得很，不給他們苦禁嘗，終不肯好好的說，你瞧，這鍾老兒年齡這樣大了，可也可惡得狠，我怕他年紀大了，吃不住極刑，祇用皮鞭子揪了五十下，可是他還是不肯繳租，好保不吃極刑是不會依就的。」姜元走到那伏在地下呻吟的鍾老兒身傍，用腳踢了踢鍾老兒的身子。

道：「喂！老頭兒你活了多大年紀，難道活不耐煩了嗎？怎的不繳租，想討個棺材來埋嗎？」鍾老兒忍痛呻吟道：「不瞞你老爺說，實在近年來田裏收成不好，家裏吃的人又多，沒法想——」晏麟拍案道：「你家裏人多，便怎樣！難道應當不繳租了嗎？不要說你是耕田的，便是無端的有過路客商在這兒經過，我也得向他收過路稅哩——」晏麟話未說完，他背後的蠟殼窗突然的開了，一陣風過，把滿室的燭炬都吹熄了，晏麟趕忙站起身來叫道：「你們快弄火來！」衆家奴一陣忙亂，待我到了火刀火石，把來點亮了燭炬，晏麟回頭看時，背後一帶蠟殼窗仍是關閉着，不禁詫異道：「唉！怎麼的，剛纔風過把窗子吹開了，怎麼一會沒聲息的便關上了？」姜元突然叫道：「有奸細！」大兄你瞧那桌子上不是血淋的四顆頭顱嗎？」晏麟跟着姜元指的地方看去，果見自己剛纔旁邊坐過的那只琴桌上，血淋的放着四個頭顱，走上前去看時，不禁跌脚叫了起來：「啊！那是我的妻子，噫——還有那管賬的金先生，還有——是小根和升保，怎的……」姜元急走來看了哭道：「苦呀！我的姊姊怎給奸人殺了，姜元不報此仇，算不得是人了，諒必奸人現在也走不遠，待咱去報仇了來！」姜元說罷，把外套的長衣脫了一丟，一箭步上前把窗子推開跳出屋子，只一縱便上了屋。晏麟急喊道：「舅弟你且慢，咱們商量再作計交。」姜元也不理會，自願向四周屋面上迅速地展開夜行的輕身功夫走去。晏麟見姜元一遠了，竟屬放心不下，卸去長衣，去旁邊兵刃架上抽了一把朴刀在手，想跟上去時，家奴已在叫苦，晏麟問道：「你們爲什麼這樣——」一個家奴苦臉答道：「瞞不住老爺，那個鍾老兒不見了。」晏麟道：「你們怎麼管的，這許多人看住一個綁住了的老頭兒還——」話由未了，晏麟的臉上突然給一件東西猛的打了一下，給打的烏青腫痛，牙縫裏血也併流出來，急把打來落在地上的暗器拾來看時，

原來是一塊飛蝗石，知道是奸人在窗外作弄，晏麟大叫一聲竄出窗外，不料兩腳未曾着地，又中了一石，險的鼻樑骨也給打折，晏麟忍痛罵道：「何方狗蛋，竟敢來晏老爺這兒撒野，且不要躲在陰裏暗算人，那不是好漢，有胆量的來和咱爺爺交手則個！」正說間，屋子裏的衆家奴突然雜亂地叫屈起來，一瞬眼時，屋子裏的燭炬都又熄滅了，只聽得衆家奴逃遁狂叫，晏麟這時候却有些胆寒，不知道奸人有多少，也不敢再進屋子去暗中殺鬪，恐怕遭了暗算，忙一路奔向莊院前面去，在暗地裏突然聽得金鑼聲大鳴，心裏頓然一爽，因爲金鑼是他莊院裏的警號，祇要鑼一響，今莊院的拳師打手便都起來，不怕幾個奸人逃到那兒去。於是那處大廣場上黑暗中雜亂地鬧着人聲，晏麟大聲喊道：「衆家英雄，留心捉拿奸人！」衆人在黑暗中聽得清是晏麟的口音，應和了一聲，紛雜地打火的，點燈的，拿傢伙的，忙個不休，晏麟忽然見後面火光燭天，見自己剛纔坐的那間大屋，忽然火燄高旺，燒了起來，一時裏紛亂非常，晏麟邊吩咐衆家奴用水救火，邊領着衆拳師打手向四處找尋奸人，直鬧到東方黎明時，仍沒找到結果。晏麟領着衆人逕自到妻子房裏瞧時，那女人和一個男子兩人却赤裸裸一絲不掛的橫倒在血泊中，頭顱已被割去，再仔細的上前認清，原來那男子正是金先生，晏麟心裏明白內中情形，不覺羞慚萬分，恐怕衆人背後取笑，憤怒地道：「那兒的毛賊子，殺了人不算，竟還敢裝做模樣，誣人清白，可惱呀！可惱！」這時候又有家奴進來報道：「老爺，夜來花園裏也被殺死了二個人，小的們去看時，原來是小根和升保兩人，連頭顱也不知道丟在那兒去了。土牢裏那個梁家小子和一千人都給逃走了，看守土牢的王得標也給殺了。」晏麟聽話氣的怒喘喘的，還未說話，一傍立出一個長長的身子黑臉黑衣的漢子，這人姓牛名大明，因他能飛牆走壁如履平地，人們都稱他飛蜈蚣，拱手說道：



「莊主休得氣惱，這事定是那梁天勳老頭兒請了人來這兒搗蛋的！」晏麟道：「這樣話來，確是那梁天勳老頭兒和咱作對，他救去了他的兒子不算，竟還敢殺人放火，太不把咱家放在眼裏了。現在你有什麼好法子嗎？」牛大明道：「咱願替莊主去走一番，且探聽明白再來計較！」晏麟回道：「你說得是，千萬留神，快去快來！」牛大明應了一聲，退出屋子，回到自己宿處，紮束停當，跨下朴刀，上得莊院吊橋，一路飛也似的向東北方疾奔，不覺走了五六里路，迎面山麓下有一座黃色的小廟，廟前枝幹參天的古柏，像遮得大傘也似的撐豎着，這時朝陽昇上，遠山和阡陌都明朗地顯露出來，牛大明走到古柏下坐地休息，忽見樹上黏着一張很大的紙條兒，上面漆黑的字寫着：

警告土豪摸天太歲晏麟以後不得魚肉鄉羣，橫行不法，否則請看昨夜被殺無恥狗男女爲榜樣，如以爲不服，可至獅石山下梁天勳家找霍元甲可也。

霍元甲

牛大明見，輕輕把紙條揭下，心忖：這事既然明白了，也用不到再去探了，大約那梁老頭兒請了什麼姓霍的傢伙做保鏢，也罷，回去和莊主說明同去比武便了。想罷回身要走，後面忽有人喊道：「前面可是牛英雄！」牛大明回頭看時，原來是姜元，只見他滿頭水淋淋的，不覺詫異地說道：「姜大爺，你怎也來這裏作恁？」姜元一手撫摸着頭上和身上的水，一手提着一條軟鞭道：「咳！說也晦氣，昨夜裏我因爲姊姊被殺，出去追趕奸人，不料被奸人暗中作弄，給我追到了一個矮子，那矮子却蹣跚得快，可抓不住，我一時追趕出了性子，發起狠來，偏要追到他不可，追到這裏，忽的那矮子不見了，我以爲他是向前去的，待到樹下，上面突的澆水下來，澆得咱滿頭滿面的，咱用手摸來嗅時，那水又熱又臭的，咱疑是誰溺的尿，不料那矮子忽然在樹

上笑出聲來，咱正欲起手把這古柏劈了，那矮子忽又從那邊跳下逃走，咱又趕了一陣，天色亮了，那矮子也不見了，沒奈何的走回來，遠遠瞧到你，起初疑心是奸人，仔細的一瞧，豈料是你。」牛大明當把自己的原因向姜元說明了。於是兩人邊談邊走回去。

原來，這地方名叫晏家堡，那晏麟便是當地的大土豪，平日仗他有錢有勢，加之他和妻舅姜元都有驚人的武技，門下又收了許多亡命之徒，所以綠林中的人都聞知他的名字。無論什麼人有事經過這兒，都得到他莊上去拜望，不然的話，附近百里周圍，你休想得過。平日一般鄉民受他的蹂躪，有冤無處伸，誰也不敢道個不是。只有離晏麟家廿多里路獅石山下的大地主梁天勳，他雖然是和晏麟同樣是晏家堡上二大地主之一，他老人家早年設立鏢局，江湖上也是很有名的人物，可是他却待人和氣，濟貧扶孤，和晏麟背道而馳，平日兩家本是十分和氣，只因近年來晏麟魚肉鄉民，動輒暴虐毒打，或害人生命，橫行不法，梁天勳很是不滿，日子久了，彼此有了意見，這次晏麟偷自把梁天勳的兒子梁小勳捉了去，匿名勒索，梁天勳明知是晏麟所做，請了江湖上好手與晏麟比武，一發做服了晏麟，替地方上除害，可是一來自己年老力衰，二來江湖上一般人物聽聞了晏麟的名字，知道他的厲害，不敢和他為難。梁天勳雖然也請到了幾個好手，無奈都不是晏麟和姜元兩人的對手，加之晏麟手下亡命之徒衆多，雙方械鬪起來，終是他們聲勢浩大，難以取勝。這次由那矮子草上飛周旭，在自己官道上設立的酒舖子裏遇見了霍元甲，就在當夜和周旭兩人把梁天勳一衆人都救了出來。當下姜元同牛大明回到莊院，見了晏麟，各把詳情說知。晏麟大怒，立即在廣場上齊集了衆教師問道：「你們可知道江湖上有個叫做霍元甲的？」衆人都回不知道，祇有一個教師名叫錢虎的

喊道：「我可聽聞過的，當年這兒北方杜大王去會霍元甲的父親霍恩弟時，霍家徒姪輩都給敗了下來，後來遇到他便給他折了一條腿！」姜元冷笑道：「咱可不怕他，且去試試他的頭顱可比山石更結實！」晏麟道：「那賊大概是活得不耐煩了，咱們今天不要去管他是什麼東西，咱們合莊院的人都到那梁老頭兒家去併一下，我們和他們交手時，跟隨的便一起殺進他們家裏去，一不做二不休的，把他滿莊的人都殺了，房屋縱火燒了再說，在這裏官府那敢說話，便是有事，有着咱來担任！」衆人高呼一聲，於是備馬磨刀擦鎗，一會兒晏麟姜元留下兩個教師卅個家奴看守莊院，其餘的都跟了出去，約有三百多人，一路望東此方趕去。

時近正午，一衆人到了獅石山麓下，已望得見很大的莊院，一團廣闊的莊河，莊橋高高吊起，靜悄悄的，只有流水的聲音和偶然飛過不知名的小鳥底鳴叫，好一幅景緻，晏麟扣住馬回頭向姜元道：「舅弟，你瞧那梁老頭兒的屋子却幽靜得好！」姜元道：「把他殺了，抵實姊姊的命，把他的屋子改爲紀念姊姊的長生祿祠也好！」晏麟點了點頭，一面吩咐家奴去莊院門前叫喊，家奴依話，在莊河沿岸大聲喊叫，可是對河莊院裏却沒有一個人來理會，晏麟便着了急，二百多個家奴一起喊叫，還是無人應話，晏麟便親自縱馬上前喊道：「裏面衆狗蛋聽了，昨夜你們來咱爺爺莊院裏大鬧了一會，殺人放火，又留條兒在大樹下，好了得，還約老爺到你們門上來取你們的狗命，怎的老爺現在來了，反鑽在裏面不見頭探出來！」晏麟話到這裏，覺腦後一陣風，知是利器打來，急切看不清楚，要避時，臉上早已中了，熱辣辣給打了一下，原來又是和昨夜一樣是塊飛蝗石，可巧打在昨夜傷處，痛的險乎從馬上掉下來，虧得自己是有功的人，還能耐住，掉頭看時，背後的姜元早喊了起來：「好個矮賊，屢次用暗器傷人——」說罷，姜元伸手在鏢囊中探出一支鏢來，向

對河站在莊橋邊的矮漢子擲去。那矮漢子便是草上飛周旭笑了一聲，見姜元舉手一揚，知道是有暗器打來，也不躲閃，只兩足用力一蹬，向河傍斜裏縱去，在河岸旁一枝樹上攀住了，向這邊瞧着笑。姜元的鏢便落了空，打在莊橋的邊沿上，落在河裏。晏麟見了，喊道：「你是好漢，且下來，和咱鬪一下！」牛大明跳出來，說道：「莊主且讓我來拿他。」牛大明說罷，執了朴刀，向那對河岸上跳去。周旭見牛大明過河來，便又跳下樹來，兩人便鬪在一起。周旭有心賣弄本領，一忽上樹，一忽上屋，牛大明的本領也不弱，從容應戰，兩人好似穿花蝴蝶，煞是好看。姜元見牛大明一時不能取勝，下馬縱身到對河去，先自上了莊橋，欲把莊橋放下來，讓他們都過來。正在這時，突然莊院門大開，裏面那梁天勳當先出來，雖然年老，精神抖擻，手執大刀向姜元砍來。姜元趕忙回身抽軟鞭架去接戰。晏麟見兩對已打起來，便吩咐衆教師都跳過去殺搏，自己也下了馬，和衆教師一起跳到對河，一時紛紛如麻雀一般的一大堆地飛過莊河。晏麟手執兩把撲風刀，逢人亂砍亂殺，衆教師把周旭把梁天勳兩個圍住，一面已把莊橋放下，對河所剩的教師家奴三百人都從橋面上蜂擁過來，大聲喊殺。在這紛亂之中，只見莊裏面走出一個少年，身穿土布大褂子，搖擺地走出來，一個教師叫做洪通的，是個粗莽的傢伙，見莊中出來的是文弱之人，滿以為好欺，舉刀便砍，那少年只用手裏握着的摺扇一揮，洪通手裏的刀便飛了去，想欲逃時，已被着了一飛脚，給踢過了莊河，跌在那邊岸，只是哼痛。那少年走上了莊橋，站在橋中央，衆人衝過來，首先的一個手裏執着大刀，那少年只舉手一下，把那大刀已搶過來，接着又是一飛腿，那人早跌在河裏，後面的人還是不斷的擁上來，那少年舞動大刀當首的幾個都已死了，只見衝上去的人都給斬瓜砌菜似的紛紛落下莊河，急忙退下時，已死了小半，於是衆人不敢過橋，只是在岸上亂喊。

晏麟見那少年厲害，便回身迎上去和少年交手，兩下在橋面上來往的戰了一會，晏麟被戰得只是氣喘喘的，只能招架，姜元見那少年厲害，想必那人定是霍元甲了，便假作氣喘喘的，刀法逐漸慢亂起來，一邊自己用足功勁，迎肩頭讓梁天勳砍着了一刀，假在啊呀一聲，把手中的軟鞭丟在一邊，跌在地上，梁天勳不知是計，舉刀上前砍去，姜元見來得切近，突的一竄地身子縮成一團，再伸直了身子跳起來，向梁天勳胸口舉單手一指，梁天勳一時裏來不及躲閃，祇覺得眼前一陣昏花，站不住倒在地上，那時候梁小勳在後面跳上來喊道：「狗賊，休傷我爸爸！」姜元道：「好小子，昨夜給你逃了，今天你却再也逃不了！」梁小勳也不答話，舉雙劍便刺，姜元舉單腿在地下一掃，把軟鞭踢起接在手裏，兩下接戰，梁小勳那是姜元的對手，只見姜元一手迎軟鞭，在梁小勳的雙劍上擋住，一手舉掌在梁小勳背部一扳，梁小勳呀的一聲倒在地上，正欲舉鞭打死父子兩人，那橋上的少年趕來一刀向姜元頭上砍來，姜元舉軟鞭捲住大刀，用力抽抖，想把少年手裏的刀拋去，可是那能動得分毫，反被那少年略一用力，把自己的軟鞭和刀一起給拋了去，姜元舉手便打少年的腰部，少年不慌不忙，起手拉住他的兩手，姜元暗自喜笑，心想，咱是練就黑沙手，不與我絞手也罷，絞了手也不由你不歸老家去。自己用足功勁，豈知那少年也不弱，不一會，兩人脚下的山石陷了下去，晏麟上前來舉刀砍少年，砍了幾下，少年只作個不理會，忽然旋轉身子連同姜元的身子也給旋轉，一飛腿可巧踢在晏麟的腹部，晏麟忍不住疼痛，口中冒血倒在地上，姜元也被抓了，身子不由自主，姜元祇覺得因身酸麻不堪，少年雙手把姜元和身子用力只一抖，那姜元便被擲過莊河，倒在對岸地上，只是哼着，衆人見晏麟冒血倒在地，都不顧一切擁來相救，少年走到圍周旭的牛大明身旁，伏身只一腿，牛大明跌了一交，少年倒提牛

大明的兩腿，在空中旋了一圈，向對河丟過去道：「去罷！回你的老家去。」衆教師擁上來圍住少年，那被少年踢死打死的掉在河裏，也有落在對岸，衆人見勢不佳，都紛紛逃去。少年和周旭追趕過橋，到了山麓旁，衆人抬了晏麟，扶了姜元沒命的逃。少年在山麓旁高聲喊道：「姜元，今天咱霍元甲因你不會犯過極大的罪惡，只是幫了晏麟，又念你練成這功夫不容易，饒了你的命，下次如果再有橫行，撞在咱的手裏，便不客氣。看晏麟便是樣子，衆狗徒平日殺人放火仗勢欺人，今天饒不得許多！」說罷起單手向山麓旁舉起長的山筍，上只一劈，折了下來，雙手托起，向那邊人多處一丟，壓下時，衆教師家奴躲不及的都給壓死餘下的人，抱頭逃去。霍元甲和周旭都不由哈哈大笑，姜元忍痛回頭，向霍元甲暗暗恨道：「好！咱們後會有期，雖然現在晏大哥死了！」

### 第九篇 惡叔欺貧殃及綠林 孝子行竊騷驚海上

「吹！留下銀兩貨物來，把作買路錢，要是說半個不字，休想過去，不然且來領受寶劍厲害。」

正當夕陽西下，天空呈現着灰黃蒼茫的暮暮景色。把蟠龍嶺一帶綿互的山脈和林木渲染得更險峻更美麗了。沿着山脚下的大道上，轆轤地一行十多人，正推過四輛大車，在前的幾個彪形漢子騎在馬上，昂首縱目眺望，走近森林旁，突然由森林裏飛出一枝短短的袖箭來，袖箭的下端繫有小鈴兒，飛出來，哈哈作響，箭兒穿過幾個漢子的面前，直向那無涯的草原裏飛落下去。那幾個漢子兀的喫了一驚，冷不防這兒省城大道上會有剪徑的毛賊來劫鏢銀，爲首的一個高身裁的漢子側首向森林中吆喝道：「那裏的毛賊竟

敢來這兒官道大路上橫行不法，可知道神龍濮飛的厲害嗎？」話未說完，林裏一閃的躍出一個眉清目秀，身裁瘦小的少年來，一手執着利劍，一手伸出兩指，點着濮飛道：「什麼神龍泥鰍的，小爺爺都管不了，只要你把單子銀兩留下來便罷，不然休想過去。」濮飛怒道：「好大胆的小毛賊，諒你有多大能為，敢目中無人，口出狂言，且瞧濮大爺的厲害。」濮飛說着，去腰際摘下純鋼朴刀在手，向那少年當頭便砍，那少年也不躲閃，任那刀砍在頭上，好像砍在棉花上似的。少年神色不變，笑了一聲道：「你這刀，只供我家裏砍柴用，還不濟事，休說把來當作兵刃使了。」濮飛聽了大怒，散開馬韉，只是狠命用力亂砍，少年忽的旋身跳到馬後，用劍只一揮，馬的後腿被削了下來，那馬吃了痛苦，猛的大跳倒下，濮飛在馬背那還坐得穩，早掉了下來，跌得面青眼腫的，只是哼痛。其餘的漢子眼見那少年了得，不敢稍慢，趕忙跳下馬來，與少年接戰的也有，扶救濮飛上馬的也有。那知少年厲害，這幾個漢子都不是他的對手，不會鬥到幾下，便都退了下來，保護濮飛一路向荒郊那邊亂逃。少年哈哈笑道：「都是一個個不中用的渾蛋，還厚着臉替人家保鏢，一不留神把刀削了自己的手指，不怕你們媽媽叫心疼！」濮飛雖然受傷在馬上，神志却十分清醒，聽得這樣譏諷的話，不禁皺眉嘆道：「可恨哪！竟被那無名的小子劫了銀貨，還受他一場奚落，咱濮飛一世英名，付與流水了。」在旁一個大漢勸道：「濮大哥休這麼說，那小子不是這兒路線上的人，也許不知道大哥的威名，要是他以後知道了，必會來歸還陪罪的。」另一個漢子道：「金天鴻教師你說的，我瞧去不對，那小子就是外路裏的人物，難道緣林還有誰不知濮大哥的威名，恐怕他是後出的小輩，不知死活的亂撞。」金天鴻道：「殷蛟教師你說的對！」濮飛苦臉道：「遠來的外線上人也罷，後出的小輩也罷，這虧處咱是不能不報仇的。」殷蛟道：

「濮大哥你摔傷了，現休養身子要緊，這些銀兩貨物雖然目前損失了，幸得大哥這份家私厚賠出也不打緊，水牛身上拔根毛，算不得什麼，這仇恥我想那小子除非不滿着做人，要不然綠林裏那一條路線咱們不熟，給探聽出來了，便再要他的性命，小弟雖然不中用，願拚死設法替大哥出這口烏氣。」濮飛輕聲嘆息道：「這是你們弟兄的義氣，只是我倒喫了那無名的小子的現虧……」殷蛟道：「待我再回去會那小子，去問了姓名來。」金天鴻道：「你也傻透了頂，你去問他，如何肯實說？」殷蛟道：「那也不見得綠林中都像你同般的見地，好漢子做事，行不更姓，坐不改名，還說謊話不成？」殷蛟說罷向原路奔去，不一刻，到了那處大森林旁的山徑上，却已一物不見，只留着寂寞的山風在林葉間發出細微的呼聲和沈鬱的夕陽。

殷蛟一路奔回去忖思，那少年不僅是個十分得的能手，且是個少見的快手，怎的獨個子怎樣快的把那車子銀貨都給搬去了？綠林中像這麼的獨腳盜已是很少見，他不但是獨個子，並敢在來往很多的大道上行事，手脚又這麼快，使人不信這是一個人幹的事。心下驚佩不止，不由到了濮飛衆人等處的那裏。殷蛟把這情形告訴了大家，濮飛聽了沉吟半晌纔道：「這樣的人一出世，要是不歸止，實是我們鏢局的大累。」殷蛟和金天鴻雖然嘴裏安慰濮飛，心裏却覺得今後來往保鏢，免不了有些寒心。濮飛和衆人一路垂頭喪氣趕道回去，不日到了龍鎮自己的鏢局裏。這青龍鎮一面傍近省城僅有二十里之遙，一面傍山隔河，是經商販賣必經的要道，所以市鎮上人烟稠密，店舖林立，十分熱鬧，後市稍頭傍山的一邊較爲清靜，多着鏢局的設立，差不多省裏所有的鏢局，奉半設立在這裏。濮飛到得自己鏢局，也無心照管別的瑣事，先召集了這裏所有的鏢局裏的局主教師來會議，那知過這一個月以後，濮飛送了鏢銀出去，纔到現在回來，這大



道上被劫的鏢銀已十多次了，這裏的鏢局總共也祇有十多家，除了趙天虎的鏢局之外，差不多都受了劫。濮飛嘆道：『大概那小毛賊早震於趙二哥的威風，要不然他怎是獨對趙二哥特別賣交情。』那趙天虎是個刁滑尖利的人，何等惡狠，聽了濮飛的話，心下老大不快起來，發作道：『濮大哥說話好生蹊蹺，好像那剪徑的小毛賊便是咱趙天虎派在那兒作弄衆人似的。』濮飛見他惱了，知道他已誤會，便抱歉似地道：『趙二哥你別多心，咱是說玩的。』趙天虎怒道：『你說玩也太放肆了，別的都說玩，怎可說起這樣的玩話來？』濮飛正要回話，一旁惱了殷蛟，暴躁跳道：『你這剝皮趙老二，說了你一句便恁地！』原來趙天虎爲人奸刁吝嗇，一錢如命，所以有剝皮的譚號。趙天虎見殷蛟竟辱罵自己，大怒罵道：『潑賊，諒你有多大的能耐，敢罵老爺！』殷蛟道：『嘿！你自稱老爺，大概年來謀奪自己胞兄的財產，把那孤苦的嫂姪兩人欺壓，逼走了姪兒，到現在還死活不知，便自算是有錢的老爺，可是你這剝皮老爺恁地的黑心，怎能做的長久，要不然真是老天太沒公道了。』趙天虎見殷蛟當衆完全揭了他的私處，大怒起來，自己雖然已是四十多歲的人，身手却還來得，一騰步跳到兵刃架上，抽了一條棍向殷蛟劈頭打去，衆人要勸，一時那裏勸得住，只見殷蛟一旋身躲過棍子，就地一滾，忽的一掃腿，趙天虎那敢怠慢，用棍點去，飛身躍起，那知殷蛟十分靈活，一翻身立起來也在兵刃架上抽了一條花鎗，於是兩下一來一往的打的緊張起來。衆人恐怕兩下有失，都持了兵刃前來間隔解勸，濮飛不住地向趙天虎賠話，不料自己一句戲言，竟弄出這場大沒趣的事。這會議便這樣無結果的散了。

原來趙天虎他本是兄弟兩人，兄名趙天龍是江湖上有名的能手豪客，自己設立天龍鏢局，來往各省，

綠林中都熟知他的威名，誰也不敢動一下他所保的鏢銀。凡是軍轎上插有一角綉龍的小旗子，任到深山幽徑，準沒個人敢下手。趙天龍設立了十年的鏢局，着實賺了些錢，可是天生豪性，好交天下英雄，也不能積得如何豐厚的家私。只是趙天虎適與他相反，不但奸刁，且又吝嗇，倚了胞兄聲望，東闖西跑。趙天龍又爲他也設立了鏢局，居然不上幾年，積了些錢。後來趙天龍急病逝世，遺下獨生子名玉堂，纔十二歲。趙天虎非惟不思扶濟孤遺，且想盡方法從寡嫂那裏詐騙金錢。趙天龍的妻子又是忠厚的女人，聽信了他的話，把那份薄薄的遺產全給趙天虎取了去。然後竟不顧母子倆的生活，時常欺侮母子。趙玉堂自幼受了叔父的欺辱，也不敢道個不字，一則叔父聲勢大，自己又要去仰求於他，近鄰都見了他怕，那敢和他作對；二則自己年幼弱，小受了欺辱，也不能做出什麼來。所以見了趙天虎，只是一聲不響，可是兩只小眼睛裏，射出炯炯不平的眼光來。有一次天寒大雪，趙玉堂奉了母命去叔父處借貸，不料一些錢物都沒有借到，反受了叔父一頓辱罵。趙玉堂氣憤不過，回了幾句話，便遭趙天虎用棍打出門去。趙玉堂悲憤過度，不覺走錯了路，到了從未到過的山上。趙玉堂天性甚孝，恐怕老母倚望，不由喚起來，那時高山峯後轉出一個白鬚老僧，笑嘻嘻地安慰他，說願引他回家，豈知那老僧帶他走了多日，都是荒山僻壤。趙玉堂焦急得時常痛哭，老僧說要到了。隔了一日，纔到了一處高山頂峯上的廟裏。那老僧便把自己要收他爲徒的意思告訴了他。說嗣後要幹大事，練有絕技本領，纔行。趙玉堂年齡雖尚幼，志向很高，一向裏只恨沒有機會投師，聽了老僧的話，也就安心在那裏練功習武，經老僧悉心指導，趙玉堂天生聰慧，加之苦心鍛練，八年後果然一身絕技，尤其是輕身的功夫，走起路來，其快如飛。是以有『飛燕趙玉堂』的諱號。趙玉堂在山上八年中，思念母親不止，老僧因他功

夫已有成就，諄諄教訓他，替人間專除不平的本意。他覺察趙玉堂實是個好男兒，決不會下山後爲非作歹，就允他下山。趙玉堂把師命牢記在心，下山來，一路問路探訊，到得家鄉，那知趙玉堂出外多時，他的母親見愛子不歸，往趙天虎處探問，知兒子因言語衝犯了他，已給他趕走了。但是候了幾天，仍不見歸，也有人傳說趙玉堂已給山上大蟲吃了。他母親日夜啼哭，加之生活焦慮，竟致雙目失明。待趙玉堂八年後歸家，老人家雖然尚在人間，但是永不能再睹兒子的神采了。

趙玉堂積恨之餘，抱住了母親大哭，詢問母親這八年間艱苦備嘗的生活，惡叔的不願與欺辱，不由大怒起來。且想自己雖則有了一身本領，但是家徒四壁，母親又是雙目失明，憔悴之狀，一如丐婆，有什麼辦法能使母親舒適地享幾時福呢？那些父親在日的知親好友，都是一些也不來照顧，母親幸得鄰居人家見憐同情，時相援助，要不然，恐怕這老太太早已不活在世上了。趙玉堂這麼想，把新舊恨都洩在叔父等身上，於是橫了心意，把近處每一家鏢局所來往的鏢銀一一洗劫，仗了他那樣的本領，有誰敵得住他，當然的，那些鏢局都因此震驚，趙玉堂的不去劫奪叔父趙天虎的鏢銀，原是要叔父有所覺悟。

趙天虎與殷蛟爭鬥了一會，氣憤地回到家裏，和鏢局裏的衆教師說知，以後欲跟順興鏢局作難。衆教師逢迎他一陣也算了，誰也不肯替他出主意，因爲趙天虎待人苛刻，和他都不好感。

在當天晚上，趙天虎在內屋的樓上與妻子閑談，近來官道大路上出沒一個獨脚大盜，專劫鏢局的銀貨，可是自己鏢局裏來往的銀兩貨物，從沒有遭過那強盜的攔劫，想必是那強盜知道天虎鏢局的厲害，不敢驚動，所以近來客商來往的銀兩貨物，都到自己這裏來下顧。趙天虎說到得意時，手舞足蹈，向妻子道：

「你且把燭火挾去了草芯，弄得亮一點，待我把那銀櫃裏的銀兩檢點一下，哈哈，恐怕也不少了吧！」他的妻子走近來用鉗兒把桌上斤來重大燭的草芯挾去，邊笑道：「你是交了大鴻運了，瞧那枝燭芯也結起如意頭來了。」趙天虎高興道：「咱發財交運，你也是福氣呢。」說罷把銀櫃打開了，一錠一錠的銀錠把來放在桌子上，正搬得起勁時，突然一陣風過桌上的燭火熄滅了。趙天虎是個慣家，覺得這情形不是好事，急忙喊道：「快找火種來點燈哪！」他的妻子一時着了慌，黑暗裏急切摸不到火刀石，忙了一陣纔把燭火燃亮。看時，那桌子上的銀錠和銀櫃裏所剩的銀錠，一併都不見了。但是窗戶仍是閉着，趙天虎知是遭了歹人的覬覦，那來人的手段定也不弱，不然窗戶如何能關閉，手段又這麼神速，奈他一文如命，現在失了這許多銀子，如何甘休，暴跳道：「咱多年的汗血完了……這……怎能放過去……」話未說罷已從牆上摘下單刀，不顧一切地去推窗子，只是推不開，原來那窗門上着，趙天虎暗裏稱贊那來人的手段確實高強，不但開窗閉窗使人不知不覺，且又把窗子開了能隔窗上門，這等功夫，實非小可，却有些寒心起來，但是一想到那許多銀錠總捨不下，便去門打開窗來，一躡身竄出屋外，翻到屋面上去。這夜裏月色朦朧，趙天虎站定腳瞭望，只見一個少年模樣的人，混身穿着黑色的夜行衣，笑嘻嘻地捧了一個包袱，站在那屋角上，趙天虎想必那包袱裏定是自己的銀錠，怒叱道：「何方狗賊，竟敢到大歲頭上來動土嗎？可知道咱趙天虎的厲害！」那少年哼的一聲道：「你休誇口，你可知道咱是誰？」趙天虎道：「誰知道你這小毛賊。」少年道：「你不要小毛賊長，小毛賊短的，你有本領可能把這銀兩取回去？」趙天虎大怒，趕步上去向少年迎頭就砍一刀，少年輕身躲過，趙天虎一連砍了十數刀，都砍了個空，他本不善於輕身功夫，且又是在屋面上，使不出勁來，正在這

時，驚動了下面鏢局裏的衆教師，大家起身來執了明杖火把，拖了傢伙來助趙天虎。那少年見人都起來了，指着銀包揚手道：「趙天虎你有本領且跟我走一陣，自把銀包還你。」趙天虎愛錢如命，那有肯捨之理，一路緊緊追趕，少年展開輕身絕技，忽慢忽快地引誘着，只累得趙天虎氣喘噓噓，少年忽躍下屋頂落在平地上走，趙天虎暗自喜歡，隨即也跟着跳下來，發狂地追，那少年止了脚步回身笑道：「累你走了這許多路，諒來已轉氣不得了，我且問你，可知道近來這裏所有鏢局的銀貨都遭了洗劫，爲什麼獨有你却不會遭了呢？」趙天虎橫刀站住道：「你既知道可也別問了，趙二爺的厲害，綠林中誰不知道！」少年道：「我自知道你的厲害，所以放胆敢來取你性命似的銀錠。」趙天虎大怒說道：「好小子竟敢藐視咱家，且看咱的手段吧！」執刀向少年那邊竄去。少年讓過一旁飛起一腿，止踢中趙天虎執刀的手臂，趙天虎覺得一陣酸麻，手裏的刀早握不住飛了去。少年哈哈大笑道：「好厲害！」趙天虎羞愧沒奈何，呆作半晌，沒有話說。少年說道：「你且認的清楚，我是誰？要是沒有這一點關係，我非但不會不劫你的鏢銀，且早要把你弒了，老實告訴你，我便是從前給你欺辱的姪兒趙玉堂，這兒所有鏢局給劫的銀貨，都是我做的，我爲了要使你知覺，又念我父親與你是同胞，否則恐怕早要你的命了。」趙天虎經他這麼一提，在朦朧的月色下，仔細的認，正是姪兒玉堂。驚異道：「聽說你不是給大蟲吃了嗎？」趙玉堂道：「給大蟲吃了，今天也不來取你的銀錠了。」趙天虎怒道：「你這小畜生，竟敢目無王法，盜劫鏢銀不算，深夜還來取叔父的銀子。」趙玉堂道：「天下的銀子都取得，何況你這刻薄成家的銀子。」趙天虎暴跳道：「好——小畜生，今天留不得你。」奔上去劈手就來奪銀包，趙玉堂隨手把銀包扣在腰帶上，迎手隔開，趙天虎怒火不息，兩下交手起來，趙天虎那是趙玉堂的

對手，趙天虎手腳一鬆，給趙玉堂踢翻了。勛斗趙天虎爬起身來，知道姪兒的本領確是厲害萬分，不敢再留，向原路逃去。只聽得後面趙玉堂哈哈大笑。趙天虎也不敢回罵，便自逃去。

趙天虎逃回家，也不敢聲張，恐被衆人恥笑。自和妻子相商計議，那些被刮去的銀錠，是自己年來汗血積成，平日看做性命，一旦平空刮去，心下自屬捨不得。到了次日，備了豐厚的禮品，特地去拜望。已七年多沒有去過的瞎眼嫂子那裏，可巧趙玉堂不在，趙天虎便假意殷勤一番，謊託自己怎麼忙的緣故，所以好多年不來拜望。趙玉堂的母親本是個善心的好人，也並不見怪。趙天虎趁機便說起姪兒回鄉，如何刮奪衆鏢局的銀貨，如何昨夜來自己家裏盜去許多銀錠，都是替人家保送的，現在沒了要賠，又說現在官府裏和衆鏢局正在緝拿等話。想到自己失去的銀子，竟出聲哭出來。趙太太聽得兒子竟做出這樣的勾當來，心裏大感不快，又聽他說得苦楚，便安慰了幾句，應允待兒子回來，不但要好好教訓，且將銀錠如數歸還。趙天虎滿心喜歡的回家去。事隔一天，趙天虎清晨起身來，忽然自己床前桌子上堆了一大堆禮品，和一個包裹。那禮品原來就是自己前天送到嫂子那裏去的，把包裹打開，正是自己失去的銀錠，還附着紙條兒，意思說：讓他的銀錠，也不要他的禮品。趙天虎喜得什麼似地，滿想嫂子實是個好人，不如把所刮的衆鏢局的銀貨一發去討回來，私自享受不更好。趕忙舒齊了一切，把原來的禮品仍帶着，雇了車子再到那裏，却已祇剩空屋子，詢問鄰居們，都回說已搬走了。趙天虎恐姪兒再和自己作對，要是找不到嫂子，恐怕夠麻煩的了。可是急切總是打探不到。

玉堂自被母親訓責之後，隔日便送母親暫住在別處，在深夜，叔父送來的禮品和銀錠一併送還，便

和母親來到上海。

那時候上海已放了租界，租界上新建設也興了不少熱鬧繁華。趙玉堂到了上海，用那些劫來的銀兩變了，在租界上買了一幢洋房，雇了男女傭人，儼然大富人家，瞞住母親，推說自己在經商賣買。那知光陰迅速，如是闊綽的開支，加之趙玉堂疏財仗義，揮金如土，已把所有的銀兩都化淨了。只是每日裏開支用途緊逼，趙玉堂沒奈何，便想到了一個賣買；自在徐家匯落荒處租了個草棚，每夜自己去把身上漂亮的衣服脫了，換上夜行衣，改了裝束，去到高廳大廈的富有之家，實行偷竊。憑他那樣輕身絕技，任憑怎樣的洋房高樓，來去無蹤的，一如飛燕。他白天仍是穿着得公子哥兒模樣，住的是洋房，那有人疑慮他會做這樣的勾當。半年之後，鬧得滿城風雨，報紙上天天刊載失竊的新聞，上海所有中西富室都遭鉅大的失竊，紛紛報告捕房，捕房雖然重視這事，派了偵探四出嚴密搜索，幾月來總是得不到線索，眼看這竊賊大胆妄為，事有湊巧，有一天，趙玉堂批盜得的一粒大鑽石，上當舖子去質變，那知捕房密探張柏生和這家當舖子的主人是朋友，正在店堂後室裏閑談最近迭出鉅竊的案件，要他留神當下的貨件，這時候朝俸先生拿了這粒大鑽石到店主面前問這粒鑽石可當幾何，店主見了這樣貨重的東西，一時也估計不出，祇問那客人當多少。朝俸先生道：「這客人已來過三四次，當過的東西也不少了。他當東西，也不說價，說可以當多少就多少。」張柏生在旁見了道：「這個人正是可疑，待我去照個臉相。」店主向朝俸道：「你且回說他，本當舖小，沒有這許多錢來押典這樣貴重的東西。」朝俸應了聲，便自出去，那張柏生跟着蹙出去，立在櫃外的趙玉堂見是個舉制十分豪華的公子哥兒，也瞧不出什麼破綻，待朝俸回話，趙玉堂出了門去，張柏生暗中在後跟蹤，

趙玉堂的脚步何等輕捷，雖平常走路，早使得那肥胖的張柏生走的累了。趙玉堂灣了幾家當舖了，把所有的東西都質變了錢，眼見時光已近薄暮，也不回家去，雇了街車，逕到徐家匯去。張柏生見了，那敢怠慢，也自雇了街車跟着。到了徐家匯鎮上，趙玉堂向郊外而走，張柏生遠見他走進一座草棚裏，便料七分已估定那少年與最近迭次發生的鉅竊案有關，便牢記那座草棚，趕忙雇了車子，回捕房去報告。趙玉堂那知有人跟着，挨到天色全黑，自去市街上館子吃了晚飯，回到草棚裏時，那張柏生已會同了法捕房的探捕多人，伏守在草棚四周的隱蔽處那裏，見趙玉堂進了草棚，欲衝進去擒捕，西捕頭柴利夫是富具識見的幹練人員，阻止他們，且守候一陣，見了有什麼動靜沒有，那纔可以知道確切，衆人依話，只是呆守在外，不敢則聲，待過午夜，只見草棚的板門開了，閃過一條黑影，飛也似的奔去，衆人在後跟，那裏跟得上，那黑影迅速地過了市街，向那上海繁華的住宅地區奔去，柴利夫捕頭和衆人趕不上，只得回草棚那兒去，仍在棚外四處守候。趙玉堂一路飛行，到了一處五層高的大廈前，躍過了外面的圍牆，到得裏面花園，設法爬上了樓，這屋子裏居住的是洋人，這時候人還沒有睡靜，一對男女正在一間亮着燈的房間裏蜜談，趙玉堂跳進房裏，那男女見跳進一個混身穿黑色衣服，陌生臉的中國青年，大吃一驚，正要叫喚，趙玉堂走近去，用手指在每人身上用力一點，兩人都開口不得，混身覺得酸麻，呆若木鷄般的站在那裏動彈不得。趙玉堂便開始搜劫，那些鎖住的箱柜，祇須他用功勁一拍，便自開了，只顧把值錢的金銀首飾和現款取在袋裏，這房間搜索完畢，趙玉堂便開房門到另一間裏去搜，適巧這時候一個僕歐在隔壁裏闖出來撞見了。趙玉堂趕前去攔住，照樣的也給點住了。趙玉堂又走進去搜了一會，豈知那僕歐給點住時，對面的小窗子裏正有一個同屋的婦人在暗



裏下瞧得仔細，知是歹人，便悄悄下樓，把樓下的僕人都喚醒了，開了後門去報告附近捕房。這時候街上正走過一小隊巡邏隊，因為租界上迭出鉅竊事件，每夜在住宅區裏總是派隊晝夜巡查，僕人們便上去報告。隊長分派衆人在四下裏潛伏，自帶了二個助手多執手鎗，輕聲躡上樓去。趙玉堂正搜索完畢，解了那給點住的三人的穴道，打開窗子要跳下樓去，那隊長喝了一聲用手鎗對住，趙玉堂措手不及，只得站住，隊長也不搭話，用鐐銬來攔趙玉堂的手，說時遲，那時快，趙玉堂的身手何等敏捷，伸手抓住鐐銬，忽然就地一滾，一掃腿把隊長翻跌在地，兩個助手欲待開鎗，趙玉堂早站起身來，一手把鐐銬向一人頭上擲去，接着飛腿把另一個人手裏的手鎗踢去，兩人中各都受創，一人給踢脫了手灣骨，一個給那鐐銬擲破了頭，血流滿面。趙玉堂趁機躍上窗口，也不敢向下跳，恐怕有人埋伏在下面，翻屋頂便走了，那隊長爬起身來趕到窗口，望着黑影便開鎗，樓下潛伏的衆人都舉起鎗來望屋面上開，可是房屋高有五層，加之趙玉堂矯捷異常，那能打得，黑影一閃閃的，瞬間已不見影踪。

趙玉堂施展輕身術飛也似的從屋面上脫逃，一忽兒從高屋跳到低屋，一忽兒自低屋又躍上了高屋，實是名不虛傳的『飛燕』。不一刻到了徐家匯郊外的草棚前，推門進去，西捕頭柴利夫和張柏生衆人正守候得有些耐不住，忽見黑影一閃，那人已進去，把板門關上了。柴利夫吩咐衆人嚴密防備，給那人脫走，四週圍住，自和張柏生幾人去打門。趙玉堂在裏纔亮了油燈，坐下欲脫去夜行衣，忽然聽得打門，心忖：這地方沒有人知道，且現已夜深，定然不是好事，急回頭把燈火吹滅，去門縫裏睜望，果然中西探捕，執着手鎗，霸住了門口。趙玉堂見機去四下草棚壁縫裏睜望，四週早都守着人，只聽得擋門聲越來越急了，那扇板門本來

不堅固，不難給踢倒了的。趙玉堂這時正如籠中之鳥，焦急得沒奈何，用身子去撐住那板門，一手探在袋裏摸出手鎗，外面張柏生不煩耐了，用勁幾腿，那板門的門臼兒也踢得活動了，要是沒有趙玉堂在後撐住，早倒了下來。趙玉堂見了頓然計上心來，偷偷把門門拔了，又把門脫出臼兒，把板門用力向外一推，壓在柴利夫和張柏生幾人頭上，趙玉堂趁勢兩脚一蹬，趁倒下的板門和草棚的隙縫間躍出丈來遠。柴利夫等人不防門會倒下來，一時慌亂，那會料到人會從倒下來隙縫裏飛也似的躍出去。張柏生急向草棚後面開鎗，後面幾個探目見得清楚，邊瞄準了黑影開鎗，邊喊道：「媽的，那傢伙好像一只鳥，快一點！他從門倒下來時候，從隙縫裏給躍出逃脫了，已跳到那裏去了。」張柏生急掉轉身子，追趕上去開鎗，那黑影忽東忽西的，怪難捉摸，趕了一程，那黑影飛也似的不知到那兒去了。

自此以後，上海報章上都大顯刊載着這飛賊的事件，全滬的富室更驚慌起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捕房捕捉的風聲也越來越緊了。可是趙玉堂仍是逍遙法外，誰也奈何他不得，他白天裏却不出來，恐怕給探捕認出。只在黑夜他很秘密地出來，一天晚上，趙玉堂一處在熱鬧的市街上走過，也不敢多逗留，即速轉到行人稀少的冷僻街上，忽地覺得肩上給兩只有似千斤重的手搭住，趙玉堂急待揮時，背後有人笑道：「哈哈，好個飛燕趙玉堂，好好漢子不做，却來上海幹這勾當，今天却在這裏逃不去了。」趙玉堂回頭瞧見二個少年模樣的人，一個是大刀王五，一個却不認識，驚異地問道：「原來是王五哥，你怎得到上海？」王五說道：「咱和這位霍元甲來上海有些小事，不料到得上海，便聽說上海出了飛盜，鬧得滿城風雨。」趙玉堂道：「那位便是聞名的霍元甲嗎？」霍元甲點頭道：「不敢在下，正是，幾年前有惡僧來寒舍尋仇，多蒙英雄照顧，很

是感激」趙玉堂謙虛了一番，便邀他們到家裏飲酒敘話。霍元甲規勸趙玉堂休做這勾當。趙玉堂把始末的苦衷說知，王五道：「我自那次夜間和你忽忽別後，幾年來江湖上聽不得你的消息，後來探知你到了上海，咱因路遠事忙也沒暇來找你，這次來上海半是有事，半是來找你的，到了上海聽傳着飛盜的事，我早預料了八分。有一天晚上，我在市街上側面見了你，也不與你招呼，偷偷跟着你，後來果然見你幹起那種勾當來了。那天我跟你直到你回家爲止，你的飛行確是名不虛傳，我跟着你離得很遠，還是跟不上，險的找不到你。現在你鬧下這樣的風浪，上海再也住不安逸了，任你天大本領再在這裏那麼做下去，總有一天會給抓住的。你自己果然他們也奈何不得，可是你的母親住在這裏，眼又瞎了，要是給捕了去，說不定大受驚嚇，他老人家知道你幹這勾當怎不鬱氣呢？」趙玉堂天性甚孝，聽話大爲感動，流淚道：「那我怎麼辦呢？」霍元甲道：「祇要你肯改過，能苦幹，那能沒有辦法。」趙玉堂隨把手裏的篋兒折斷道：「咱趙玉堂此後永不再作此種勾當，不然與這篋同樣結果。」霍元甲道：「現在我可巧有一個機會在這裏，我有一個親戚在山西那兒督造火車鐵道，那裏的一羣工人都野蠻不聽指揮，非得有十分本領的人去領導，使他們折服，本來我欲推舉王五兄弟去的，現在可讓給你去，一則你可離開此地的危險，且能以後垂邪歸正，侍養老母，二則也算咱們替這上海除了一件害處。」三人談笑不倦，不覺東方已透露微白的光芒，霍元甲高興地指着窗外道：「視你趙兄弟今後正像這天色一般地光明無限。」

封面繪意：大俠神力踢石柱



洋裝一冊